

周禮正義

冊十

周禮正義卷二十八

瑞安孫詒讓學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憲表疏各掌其次之政令者次謂

二十肆之介次也詳司市疏賈疏云案序官云胥師二十肆則一入故云各掌其次之政令云憲刑禁焉者賈疏云刑謂市中之刑憲徇

扑禁謂市中之禁謂司市當時設禁令非士師五禁也案賈說是也禁即司市偽飾之禁四十八之屬此與小司寇布憲所憲刑禁通咳

五禁者異注云憲表縣之者小宰注義同此謂書揭市刑市禁表縣市門豫相戒敕司市市刑之憲罰則謂市人犯刑禁者書縣其姓

名罪狀以示戮與此表縣同而事異也察其詐偽飾行儂慝者而誅罰之鄭司農云儂賣也慝惡也

謂行且賣姦偽惡物者玄謂飾行儂慝謂疏察其詐偽飾行儂慝者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而誅罰之者此即司市

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之事也誅謂以司市市刑憲徇扑之刑施之罰謂罰令出泉即塵人之罰布是也注鄭司農云儂賣也者此經云

飾行儂慝明儂據賣者而言故從本義為賣司市賈師為買者其轉訓也詳司市疏云慝惡也者毛詩小雅民勞傳文小行人注同云謂

行且賣姦偽惡物者先鄭讀行如字說文貝部云賣衙也行部云衙行且賣也儂賣字同故先鄭亦以行且賣為釋賈疏云先鄭云謂

行且賣姦偽惡物以且闌之則行是行步之行不為行濫之行故後鄭不從以為行濫解之武意云據此先鄭解行字不與飾連文是讀

從飾字絕句行儂慝者又為句司市以賈民禁偽而除詐又云凡市偽飾之禁可證先鄭讀案先鄭釋行為行步則與飾文義不屬其意

當如武讀但於文不順不如後鄭以飾行屬讀之允也云玄謂飾行
 價隱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者李光坡云行不
 堅固也王引之云後鄭注乃淺陋人所改非其原本也案疏是後鄭
 以行爲行濫與先鄭異若如今本云使人行賣則與先鄭同矣疏何
 以云後鄭不從乎又案釋文行下孟反若是行步之行不得有下孟
 之音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利者使阜害者使亡後鄭注云
 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釋文行遐孟反又如
 字聶胡剛反苦音古遐孟即下孟也行濫即行苦也古人謂物脆薄
 曰行或曰苦或曰行苦或曰行敝或曰行濫九章算術盈不足章醇
 酒一斗直錢五十行酒一斗直錢一十行酒謂薄酒也潛夫論浮侈
 篇曰以完爲破以牢爲行行與牢正相反以牢爲行猶言以堅爲脆
 也方言言榆鋪愷愷悵悵葉輸毳也郭璞注曰皆謂物之行敝也唐律
 雜律曰諸造器用之物及絹布之屬有行濫短狹而賣者杖六十注
 曰不牢謂之行不真謂之濫濫即方言之愷愷爲行敝故又謂之行
 濫後鄭以行爲行濫正謂此也今京師人謂貨物不牢曰行貨與聶
 氏胡剛反之音正合取行苦之物飾以欺人故曰飾行張衡西京賦
 說市曰鬻良雜苦蚩眩邊鄙則飾行之謂也飾行與價隱相對爲文
 後鄭之說善矣案王說深得注情此注舊本疑當作謂使人賣行惡
 物於市今本誤倒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疏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其文遂失其義耳

胥師賈師粒於介女而聽小治小訟
 上總言之此正當職故申敘之也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
 後令市也辨別疏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者亦謂介女也賈疏云案序
 官云賈師二十四肆則一人與胥師數同故云各掌其

次之貨賄之治也云辨其物而均平之者即胥師云平其貨賄二官相佐助也云展其成而奠其賈者奠亦當為定鄭不釋者以冢上司

市注略之賈疏云以其知物價故也凡天患禁貴債者使有恆賈恆

也謂若諸米穀棺木而賂久雨疫病者貴賣之因天災害死民使之重困

也注云恆常也者說文二部云恆常也恆即恆之隸變云謂若諸

亦訓債為賣也諸即貯字見廩人注久雨則米穀貴疫病則棺木貴

四時之珍異亦如之薦宗廟與賈人廩人珍異義同亦禁其貴債

使有恆賈也注云薦宗廟之物者賈疏云案月令四時有珍異之物皆云先薦寢廟故鄭以為薦宗廟舉重而言也凡國之

賣債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所斥賣買師帥其屬而更相代直月為

官賣之均勞逸注云債買也者司市注同債兼賣買二義詳司市疏云故

雖可訓賣但此經以官斥賣為言則賣在上債在下訓買為長不當

亦云幣餘謂謂占賣國之斥幣義與此同也案斥賣詳大宰疏徐養

原云若從故書賣為買則債仍訓賣故先鄭云有所斥賣正釋債字

杜云繼而後我日鄭箋云而續也爾雅釋詁云而繼也直月謂人當一

月國語晉語云臣敢煩當日章注云當日直日也直月與直日義同

謂帥其屬每月相繼續更代當直為官掌賣債之事也賈疏云賈師之下有羣賈亦二肆則一人者使之更互相代也李鍾倫云屬蓋即肆長是也疏言賈師下有羣賈二肆則一人於經無之案李說是也司市以賈民禁偽而除詐賈彼疏謂賈民為屬於賈師諸官者故此疏又謂賈師之屬別有羣賈蓋隱凡師役會同亦如之疏凡師役會據彼賈民為說實則兩疏皆非也者謂道路之市及軍市所在亦從司市而治其市事也賈疏云此亦從行所在當直為官賣買也

司虢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鬪踞者與其虢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

遊飲食于市者踞謹也鄭司農云以屬遊飲食羣飲食者疏掌憲市之禁令者此官掌市刑即司市以刑罰禁虢之事

也憲亦謂表縣之以示十肆之人也云禁其鬪踞者與其虢亂者出入相陵犯者此掌市中亂民罷民之禁鬪踞謂爭鬪而踞謹調人

注云鬪怒辯訟者也與此義略同疏古暴字說文本部云暴疾有所趣也引申為暴戾字暴亂以暴作亂者禁暴氏云掌禁庶民之亂暴

力正者此禁市民之暴亂與彼為官聯也陵凌之段字說文夕部云凌越也云以屬遊飲食于市者禁市中惰遊之民也遊游之俗詳

師氏疏注云踞謹也者說文踞部云驚聲也又言部云謹詳也一切經音義引三倉云謹言語詢詢也是憲謹同義銜枚氏云掌司踞

禁踞呼歎嗚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此禁市民之踞謹亦當通踞呼歎嗚及行歌哭之等與彼為官聯也鄭司農云以屬遊

飲食羣飲食者州長注云屬猶聚也聚羣義同謂羣聚遊於市而相共飲食也書酒誥云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子

其殺又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盧注引尚書大傳云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蒸社不敢遊飲唯六十以上遊飲也此即古屬

遊飲食之禁賈疏云此屬遊飲食謂聚而羣遊飲食者禁之若不羣遊則得飲洪頤煊云管子立政篇屬羣徒不順於常者聞有司見之復無時屬遊與屬義同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疏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者說文手部云搏索持也案搏猶今言捕也戮卽司市市刑憲徇扑胥云槌戮是也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不物衣服視占不與衆同及所操物

不如品式疏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者卽犯司市賈人胥師賈師司隸五

而搏之者此則在司市諸官市禁之外者故特舉之王應電云搏之歸於胥師注云不物衣服視占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

司門注同又野廬氏注云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比常人也義亦同方言云占視也凡相竊視南楚或謂之占案占覘之段字詳掌次疏物

猶法也不物謂不如常法左隱五年傳云講事以度動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與此不物文異而義略同

此皆形迹詭異或爲姦袞故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疏掌執市之盜賊以

司市以刑罰去盜之事也賈疏云上司市中之刑無過憲徇扑附於刑者歸於士此亦無過小盜徇扑而已故云以徇且刑之若直徇

者不必有刑其刑者必徇故徇刑兩言之也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

不正者作起也坐起禁令當市而不得空守之屬故書疏各掌其所襲爲習杜子春云當爲襲謂掩捕其不正者疏治之政者

此官所治之地蓋即內宰司市之敘詳司市疏賈疏云案序官胥二肆則一人故亦云各掌其所治之政則一人掌二肆者也云執鞭度

而巡其前者謂巡行肆前近市門之處司市云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是也鞭度亦詳彼疏云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者與司疏所憲

禁令同注云作起也者大司馬考工記總目梓人注並同說又入部云佗起也作即佗之隸變云坐起禁令當市而不得空守之屬者

蓋謂無肆立持者索市不得乃空守其所賣之物荀子哀公篇云好肆不守折即空守之義野廬氏云以幾禁行作不時者注云不時不

夙則莫者也此經坐作出入猶彼云行作三市各有定時當亦兼有不時之禁矣云故書襲為習杜子春云當為襲者徐養原云襲習古

字通掩襲與重襲義雖異而音則同故亦通作習左傳襄十三年歲習其祥禮記表記注引傳習作襲云謂掩捕其不正者者國語晉語

韋注云襲掩也方言云掩索取也謂司其不意而捕取之恐其逸失也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出布

疏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者罪經例用古字當作鼻詳甸師疏撻即司市市刑之大刑扑罰也此謂市人有罪而未麗於刑者故戮而

罰之不歸於士注云罰之使出布者以經於撻戮之外別言罰之故知為罰布非市刑三罰也賈疏云即上塵人職云罰布一也故彼

注云罰布者犯市令之布也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

也而平正之爾亦近也俱是物也使惡者遠善善自相近鄭司農云謂若珠玉之屬俱名為珠俱名為玉而賈或百萬或數

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故別異令疏各掌其肆之政令者賈疏云此肆相遠使賈人不得雜亂以欺人長謂一肆立一長使之檢校一肆

之事若今行頭者也云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者此即司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之事也注云爾亦

近也者爾即邇之借字爾雅釋詁云邇近也燕禮特牲少牢饋食禮注並云爾近也云俱是物也使惡者遠善善自相近者謂物別為肆

同肆之中又辨其善惡使同實者相從也淮南子覽冥訓云若章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即此經名實遠近之義鄭司農云謂若珠

玉之屬俱名為珠俱名為玉而賈或百萬或數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故別異令相遠使賈人不得雜劑以欺人者與後鄭義同斂其

總布掌其戒禁杜子春云總當為儻斂其總布者江永云塵人有紋布總布

最多故使每肆一人之肆長隨時斂之以歸塵人而塵人以入泉府也案江說是也亦詳塵人疏注杜子春云總當為儻者塵人杜注

同彼後鄭注不從子春說別釋為守斗斛銓衡者之稅則此職義亦當與彼同今引杜說而不破者蓋以已詳於彼故不復出非於此轉

從杜讀也賈疏謂此肆長各一肆故罰其無肆立持之布以為後鄭從杜失之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

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

從其有司然後予之故書滯為痺杜子春云痺當為滯鄭司農云物

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賈也主者別治大夫也然後予之為封

符信然後予之玄謂抵實抵字抵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

掌以市之征布者即大宰九賦市賦之泉也賈疏云即上塵人紋布已下之布並入泉府而藏之故摠云征布也惠士奇云在國曰邦布

外府掌之在市曰征布泉府掌之云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者於段玉裁校改于又云售者讎之俗字不當施於經文當改正案段說是也於經例用古字皆作于售與調人仇讎字同而義異漢書食貨志說王莽擬周官法並作讎字亦經本作讎之證此即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斂賒之事亦與塵人為官聯也謂若國語越語云買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皮冬絺旱舟水車即滯於民用之物不能急售者也云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者賈疏云都鄙者可兼大小都及家邑國人者謂住在國城之內即六鄉之民也郊人者即遠郊之外六遂之民也案國即國中謂城郭中郊六鄉外之餘地經言國人以畎國外之六鄉言郊人以畎郊外之六遂公邑秋官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亦其比例也賈說未析注云故書滯為痺杜子春云痺當為滯者故書滯誤為痺猶塵入故書滯或作塵也詳彼疏杜意蓋謂經云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為民不急用之貨故沈滯而不售則官為斂之漢食貨志載王莽時令眾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絲之物周於民用而不讎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莽制正本此經審釋彼文疑劉歆所傳周官經滯於民用滯亦作痺而讀為痺痺與周義相近杜氏之學受之於歆而此讀與漢志異則杜君不盡墨守其師說矣鄭司農云物揭而書之物物為揃書書其賈揭著其物也者揭嘉靖本誤揭今據岳本正職幣云以書揭之注云揭之若今時為書以著其幣說文中巾部云翦幡幟也又竹部云箋表識書也案翦箋聲義亦略同揃即翦之俗集韻二仙云菓箋識也或从手又說文木部云揭揭櫟也引春秋傳曰揭而書之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云揭櫟杖也又周禮云揭而書之也蓋許君即引周禮此文今本作春秋傳者傳寫之誤此云物揭而書之謂每物揃書其賈直於杖附著其物之側以表識之也亦詳職金疏云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者謂來買無定時急求待用若下祭

祀喪紀是也漢食貨志載王莽時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訾與
欲得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先鄭云急求即劉歆所謂
欲得者也云抵故賈也者國策中山策高注云抵當也謂依故賈入
時相當之賈直予賈者凡貨滯不售而官取之其賈必賤民買之官
仍依其故賈者不欲取其贏以病民若本賈貴而今賤則民不必從
官買矣賈疏謂假令官前賈時貴後或賤今依故賈與之即損民故
不得依故賈以解抵此不足以破先鄭之義也但此文云各從其抵
與下經從其主從其有司文例正同故後鄭不從先鄭而謂抵即主
有司耳云主者別治大夫也者謂治三等采邑之官即公羊定十一
年傳所謂采宰天官釋文引鄭云宰主也故邑宰亦謂之主大宰云
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謂采邑之君立兩卿五大
夫此主則別治各邑之大夫與五大夫異故云別治大夫也云然後
予之爲封符信然後予之者賈疏云封符信謂有符信文書皆封題
之計買者得主及有司然後賣不須封信文書但於理無害故後鄭
不破之也案賈說非也此謂欲買官物者必從其所屬主有司爲封
符信致之泉府泉府乃以物予之所以防檢猾商用賤直販官物而
貴賣之以病民也後鄭亦同此義云玄謂抵實抵字抵本也者段玉
裁云實抵字者猶煤氏云純實紆字也才聲誤爲屯聲從木誤爲從
手其理一也說文云抵木根也韓非解老曰直根者書之所謂抵也
木之所以建生也云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者賈疏云鄭欲解抵與
主有司爲一故云主有司是也江永云自比長鄰長以上皆可謂之
主有司其爲公邑稍縣都做鄉遂之制各有其主不必公邑大夫與
食采大夫然後謂之主也從泉府買一不時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
物必關白大夫恐難乎其爲買矣案江說是也

旬日喪紀無過三月

鄭司農云賒賁也以祭

疏市之滯物轉賁與民

也注鄭司農云賒賁也者說文貝部云賒賁買也賁貸也案此經以凡賒者與凡民之貸者並言賒即所謂賁買貸即所謂賁也賒者先賁物而後償直是雖賁而仍買故許兼云賁買賁者先賁泉物而後仍償以泉物則是徒賁故許唯云貸也凡賒從官買物而約期以付賈不得過旬日三月而不取息貸則從官借物而約期以償物得過旬日三月而有息此其事異而所以利民則一也云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賁買物者明惟此二事得從官賁買物它小事不得也漢書食貨志載王莽令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顏注云但空也徒也言空賒與之不取息利也莽制正本此經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

之以國服為之息

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

民非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玄謂以國服為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廩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暮出息五百疏凡民之

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疏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者此則以市之征布及所斂市之滯物貸民以治

產業也左文十四年傳云齊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彼貸公財者公有司主之疑即此泉府之屬賈

疏云貸者即今之舉物生利與上文不同辨而授之謂別其所授之物以與之云以國服為之息者息即小宰注所謂貸子管子輕重下

篇云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史記孟嘗君傳云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索

隱云息猶利也注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者賈疏云此則上文有司一也若然此經不言都鄙主者有司中兼之故上注亦云本所屬吏是抵本中兼二者惠士奇云有司鄉遂之吏也周書大匡云賦洒其

幣鄉正保貸洒謂散之貸者鄉正保焉案惠說是也云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者天官敘官注云辨別也鄭意此貸者即謂貸前所收市中不售之物故須別物定賈也辨即所謂別其物與司市賈師辨物義同江永云辨者辨其人之可貸與否也如其人有生業不為游惰是可貸者也不否則貸不能償當不許其貸矣此所貸者是貸泉非貸滯於民用之物案江謂貸專為貸泉亦得通後注云受園廩之田而貸萬泉則鄭亦謂兼貸泉矣但經云辨而授之固當辨其人然亦當泉府與其有司辨所貸泉物多寡以定出息之數慮償者或有抵冒也鄭江二義相兼乃備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者廣雅釋詁云貸借也說文貝部云貸施也賁從人求物也依許說則從人求段字當作賁以物段予人字當作貸二字小異經典多通用廣韻二十五德云賁謂從官借本賈也義本此注字正作賁先鄭謂民欲行賈而無本則從官借泉為本以賈也金榜云先鄭說是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為職其以市之征布貸於賈人以賈與上經以征布斂市之滯貨同義二者皆恤商阜貨泉府之職也其言凡民之貸者對下有司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人為貨旅師職云掌聚野之勑粟屋粟閒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此貸於國人者不令出息為其無所取贏也賈人貸官財以權子母之利則有息案金說是也此民即賈人猶司市以賈師胥師之屬為賈民也蓋二鄭說不同而謂從官貸則一漢志王莽法亦同此民對有司為文金釋其孳知非民間自相稱賈者民自貸一泉物其事猥細不必泉府與有司辨而授之也云故有息使民弗利者貸泉行賈與上供喪祭異法當內息使民勿專以此為利也云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者先鄭蓋釋國服與書酒誥肇牽車牛遠服賈義同必以所出為息者取其易得且官不失利也云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絲葛則以絲葛償者謂以諸物償還所貸泉之外更入其贏為息

也云玄謂以國服為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者爾雅釋詁云服事也於國服事即九職農圃等事稅云服者若書禹貢三百里納結服是也賈疏云先鄭以所買之國所出為息已下後鄭不從者凡言服者服事為名此經以民之服事唯出稅是也則載師云二十而一已下是也金榜云後鄭說是也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買人貸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為差是謂以國服為之息云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暮出息五百者賈疏云萬泉出息五百計當二十而取一若然近郊十一者萬泉暮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泉暮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泉暮出息二千鄭直云園廛者略舉以言之也金榜云輕者二十而一重者無過二十而五也案金說是在也後鄭據載師稅法等衰釋此經國服義自不可易但又牽傳受田為釋則非也儻如其說則同此稱責出息而甸稍縣都之民必重於郊里遠郊之民亦必重於近郊果何說乎且國宅無征則貸泉亦當無息更不可通矣蓋貸息輕重不能一率自當隨民閒所便但其等衰約區五等或二十而一或十一或二十而三或十二或二十而五以此為限明不得逾溢耳與分地差征之法固絕不相蒙也云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者漢食貨志云王莽時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即其事也又王莽傳云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似亦參用此經賒貸之法而責息則增二倍非古法也賈疏云此則與周少異周時不計其贏所得多少據本徵利王莽時雖計本多少為定及其後科唯據所贏多少假令萬泉歲還贏萬泉徵一千贏五千徵五百餘皆據利徵什一也

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疏

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者此官為市征受

會計也納入也

藏受用之府故有國事於此取財用與大府云凡邦之賦用取具焉
義同賈疏云言事謂有司為國家之事與作用財物者皆來向泉府
取財為具焉泉府財盡乃於餘府別取焉金榜云經言凡國事之財
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
也外府職之云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者此正市布之歲會亦
市官之官成也王制云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
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彼注以市為司市案此經
司市無會計之文唯此職有歲終出入之會疑此官為司市之屬此
歲會即上於司市以從司會而質於王者與賈疏云出謂出府會計
用財入謂於廩人斂取絃布已下注云會計也者大司徒注同云
納入也者公羊莊九年傳云納者何入辭也說文門部云內入也納
內之借字凡此經通例內外字作內出內字則借納為之詳鍾師疏
云入餘於職幣者以職幣掌式法以斂凡用邦財者之幣是掌幣餘
之官故知入其餘即入於彼也賈疏云若國家來取財不盡而有餘
則納與天官職幣
職幣別出與入也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鄭司農云鍵讀為蹇
疏管謂籥也鍵謂牡閉國門者謂晨

則授管以啓門昏則授鍵以閉門也墨子號令篇云昏諸門亭皆閉
之晨見掌文諸城門吏各入請籥開門已輒復上籥此即授管鍵啓
閉門之法賈疏云謂用管籥以啓門用鍵牡以閉門國門則王城十
二門者也注鄭司農云鍵讀為蹇者段玉裁以讀為為讀如之譌
近是鍵者捷之借字古書鍵字常見而先鄭以蹇擬其音者杜鄭注
例習見之字亦閒有發讀也賈疏謂讀為蹇取蹇澀之意則緣誤本
為說謬云管謂籥也者月令孟冬脩鍵閉慎管籥注云管籥搏鍵器
也孔疏云管籥此物以鐵為之似樂器之管籥摺於籙內以搏取其
周禮正義 正義 二十一 八 七一中華書局聚

鍵也又檀弓疏云管謂夾取鍵今謂之鑰匙案鄭孔以月令鍵閉為二物管籥為一物左僖三十二年傳秦杞子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

之管杜注亦釋管為籥鬼谷子內捷篇云以變求內者若管取捷鍵與鍵通是管所以取鍵出之而管非即鍵檀弓注云管鍵也又以管

鍵為一者蓋鑰匙入牝以開鑰須入牝以閉其物雖異以同是牝之類故名亦得通若對文則異此經及月令是也云鍵謂牝者月令注

云鍵牝閉牝也孔疏云凡鑰器入者謂之牝受者謂之牝若禽獸牝牡然而何胤云鍵是門扇之後樹兩木穿上端為孔閉者謂將局關

門以內孔中按漢書五行志每云牡飛及牡亡謂失其鑰須須則牡也何胤云兩邊樹木非其義也又檀弓疏云鍵謂鎖之入內者俗謂

之鎖須案依孔說則鍵即今銅鐵鎖之須依何說則鍵為木鎖即今之門屨其字正作鍵說文木部云鍵臣門也淮南子繆稱訓云匠人

斲戶無一尺之鍵不可以閉藏顏氏家訓引月令章句云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說文門部云關以木橫持門戶也關關下牡

也此關與鍵為一物與古書凡言籥為管者不同方言云戶鑰自關而東陳楚之閒謂之鍵自關而西謂之鑰此鑰鍵亦關鍵之段字非

謂鎖匙也金鎖與木鎖器異而其用以開閉則同此經注所云則皆金鎖與月令同也 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

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不物衣服視占不與眾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正讀為征征稅也犯禁謂商所不資者

舉之沒入官疏不物衣服視占不與眾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司稽注云

注同賈疏云見王制云關執禁以幾禁異服識異言閭人云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明此司門亦然故鄭以不物衣服之等

解之二云正讀為征者正征聲類同詳小宰疏鄭知此正當為征者以司關云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塵門關職專略同明此

正卽征字與肆長陳其貨賄而平正之義不相涉也云征稅也者大
司徒注同賈疏云下文云國凶札無關門之征明無凶札之時有征
稅故讀從征稅之字也江永云司關明言凶札無門關之征而遺人
以門關之委積養老孤則門關皆有征明矣文十一年左傳宋公以
門賞郟班使食其征謂之郟門門征之見於傳者也云犯禁謂商所
不資者者謂於法不合販鬻則商所不資操者卽司市所云偽飾之
禁在商者十有二是也云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之委積也死
舉之沒入官者司市注同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取饋廩也云
政之老死國事者疏注云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者據遺人文彼注
之父母也孤其子疏注云門關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取饋廩也云
死政之老死國事者之父母也者明與外饗酒正槁人諸職饗者老
兼養國老庶老者異也死國事謂凡勤勞王事而死者月令云立冬
之日天子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血孤寡鄭彼注云死事謂以國
事死者若公叔禺人顏涿聚者也孤寡其妻子也管子入國篇云士
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而祠之據此則凡勤勞
上事而死者並得爲死事鄭月令注惟云死戰事者舉其重者言之
耳老鄭謂其父母吳子勵士篇云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
母著不忘於心顧炎武云死國事者之父如史記平原君傳李同戰
死封其父爲李侯是也案顧說是也此死政之老或兼有死事者之
祖父母王制孔疏引皇侃云子孫爲國難而死王者養死者父祖是
也云孤其子者外饗云邦饗者老孤子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
注云孤子者死王事者之子也詳彼疏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
監門疏祭祀之牛牲繫焉者釋文繫作敷云本又作繫阮元云古繫
門徒疏字多作敷易繫辭本作敷詒讓案敷卽敷之隸變說文父部
云敷相擊中也糸部云繫繫纜也一曰惡絮又亼部云係繫束也凡
繫縛字正字當作係敷繫並聲近段借字此職及占人校人繫字釋

文並作馘疑經係束字本作馘與大宰繫聯瞽矇小史世繫字為系之段字異注則皆作繫字漢書景帝紀農桑馘畜顏注云馘謂食養

之馘古繫字蓋漢以後繫字通行馘繫又為古今字此經作馘注作繫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也廬人弓人又以馘為擊考工記字

例與經不同也云監門養之者賈疏云牧人六牲至祭前三月則使充人繫而養之若天地宗廟則繫於牢芻之三月若其散祭祀之牲

則不在牢遣此監門門徒養之不必三月也詒讓案穀梁哀元年傳說郊牛卜之不吉繫而待六月始庀牲然後左右之范注引此經謂

未左右時監門者養之然則大祀之牲凡不繫於滌者亦於門養之與散祭祀同也注云監門門徒者毛詩小雅節南山傳云監視也

孟子萬章篇抱關繫柝趙注云監門之職也荀子榮辱篇云監門御旅抱關擊柝楊注云監門主門也抱關門卒也案史記信陵君傳云

魏侯贏為大梁夷門監者又云贏乃夷門抱關者也是抱關即監門荀子重舉之楊倞遂分為二非是凡門徒主守視國門故謂之監門

敘官司門有徒四十人又每凡歲時之門受其餘鄭司農云受門徒四人即所謂門徒也

時之門者賈疏云若月令秋祭門者是祭廟門此門亦謂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仍有為水祈禱故左氏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有用

牲于門之事案賈引左傳大水用牲於門即變人祭門用瓢齎是也此外尚有祭法王立七祀三曰國門是門之正祭又月令春季命國

難九門磔攘據鄭彼注為攘四方之神非祭國門月令孟冬又有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彼蓋秦法非周制也注鄭司農云受祭門之

餘者餘與大宰幣餘之賦職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義同謂祭門凡四有餘財則此官受而儲之猶司書云受其幣泉府云納其餘也

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王而止客以侯逆注云造猶至也者大司寇注云造猶至也者大司寇注義同此引申之義

廣雅釋言云造詣也文選洞簫賦李注引蒼頡篇云詣至也蓋造訓
為詣詣則有所至故造亦訓至矣云告告於王而止客以侯逆者賈
疏云謂四方諸侯來朝觀至關關人告王至郊郊人告王至國門門
人告王王得告皆遣人往迎故云止客以侯逆也詒讓案止客者止
客於館以待也凡門皆有客館與郊關同必止客侯逆者恐倉卒逆
者不至於禮有關又國語周語云敵國賓至門尹除門韋注云門尹
司門也除門掃除門庭也此
經不言除門者亦文不具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

貨節謂商本所發司市之璽節也自外
來者則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

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司市為之璽節

疏注云貨節謂商本
所發司市之璽節

也者司市云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是國貨之節即司市之璽節
也凡商之貨本出於市自內出者齎司市之璽節由門而達關由外

入者齎邦國司市之璽節由關達門以至於王國之市其出入不越
國畿者亦各齎璽節達於所至鄉邑之吏此司市通王國及邦國之

司市言之賈疏謂鄭先從邦國司市解之誤云自外來者則案其節
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司市為之璽

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者賈疏云將送商人而執節者別有過
所文書若下文節傳當載入年幾及物多少至關至門皆別寫一通

入關家門家乃案勘而過其自內出者義亦然云參相聯以檢猾商
者賈述注聯作連阮元云注當本用連此改聯非案阮校是也凡經

例作聯注例作連經云聯門市者即大宰之官聯小行人注云門關
者與市聯事是也彼注聯亦當作連詳大宰疏後漢書周黃徐姜申

屠傳李注云檢猶察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猾黠惡也賈疏云司
市與關及門三處相連恐姦猾商人或以多為少或隱而不出而避

稅故相連以檢括之也其遠郊近郊雖不置官掌之亦應有人幾問
但無稅法故不言耳惠士奇云管子問篇曰市者天地之財具也而
萬人之所和而利也關者諸侯之險隧也而外財之門戶也萬人之
道行也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虛車勿索徒負勿
入以來遠人此司關聯門市之法也自外入者征於關關移之門門
移之市所謂征於關者勿征於市也自內出者征於市市移之門門
移之關所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也若自內而司貨賄之出入者掌
不由於市自外而不出於關然後舉而罰之

其治禁與其征塵征塵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關司貨賄之
師氏注云司猶察也謂凡民賈貨賄出入關門者皆察之賈疏云司
主也主貨賄出入非經義云掌其治禁者治謂求請辭訟禁謂刑禁
黃以周云王制所謂關執禁以譏禁者禁其非法之物也云與其征
塵者惠士奇云管子幼官篇三會諸侯令曰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

一此周官關市之征也詒讓案管子所言足證關市有賦但百取一
二則與此經法未必合耳注云征塵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
者大司徒注云征稅也凡商賈及平民之賈百物過關者皆有稅韓
非子外儲說左上篇云兒說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是即六

畜之稅注唯云貨賄者文不具也塵猶塵人之塵布注云塵布者貨
賄諸物邸舍之稅是也二者通為大宰九賦之關賦互詳塵人疏江
永云此征塵是二事征者貨賄之稅也塵者貨賄停閣邸舍之稅也
若不停閣則無塵布矣案江說是也賈疏謂征邸稅塵即邸舍一事

雙言失之云關下亦有邸客舍其出布如市之塵者賈疏云案上文
塵人有塵布鄭云塵邸舍此關旁亦有邸舍商人於關停止則有稅
故云如市之塵也江永云關上宜無塵而亦有塵者謂貨賄物多暫
有停閣以待有司之稽察也物少則不必停於塵詒讓案邸客舍者

明關上兼有客舍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不出於關謂從私道出辟稅者

則沒其財凡貨不出於關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而撻其人 **疏** 注云不出於關謂從私道出辟稅者時與避同謂

私從關旁它道而出越關以辟征稅也云則沒其財而撻其人者司市注云舉之沒入官是舉其貨謂沒其財入官撻即司市刑之大

刑扑罰閭胥云掌其比鱗撻罰之事是撻即為罰也案質人云犯禁者舉而罰之塵人注以彼罰為罰泉與此文同而義異者鄭以經云

罰其人不云罰財故與彼注不同也賈疏云案上憲罰之等皆是撻但舉其貨已是罰物故知罰其人是撻之可知也 凡所達

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為之璽節及傳出之其有璽節亦為之傳傳如今移

過所 **疏** 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者明不徒有璽節兼有傳也文書 **疏** 注云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為之璽節及傳

出之者賈疏云若本由王市而出則司市為之璽節商或於民間者或在郊內關內民間買得物貨不得向司市取璽節故因向關外則

便於關取節而出若在城內民間資貨者司門為璽節以出之授節者即授傳與之云其有璽節亦為之傳者謂其本由王市而出已有

司市之璽節者司關仍為之傳以出之若徒有璽節而無傳仍不得行也云傳如今移過所文書者後漢書陳蕃傳李注云傳謂符也漢

書文帝紀云十二年三月除關無用傳注張晏云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古今注云程雅問曰凡傳者何也荅曰凡傳皆以木為之長五寸

書符信於上又以一版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為信也如今之過所也釋名釋書契云過所過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傳轉也轉移

所求執以為信也案今本釋名外互不可讀今依畢沅校正劉云過所即此注所云移過所文書也唐六典李林甫注亦云古書帛為編

刻木為契二物通謂之傳傳如今過所則唐時尚有過所之稱蓋凡傳必有文書即掌節注云說所齎操及所適是也西漢時用傳東漢

時則為移過所文書凡所過關津必案驗文書乃得行因即稱其文書為過所蓋當時相沿俗語如此韓非子說林上篇云田成子去齊

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則傳亦書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於竹木與符節之制相近故可負而行矣

幾鄭司農云凶謂凶年饑荒也札謂疾疫死亡也越人謂死為札春秋傳曰札瘥夭昏無關門之征者出入關門無租稅猶幾謂無租

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孟子曰關幾而疏國凶札則無關門之

不征則天下之行旅皆說而願出於其塗疏征者賈疏云此司關所掌兼言門者門關同類無征是同司門既不言故於關并言門也

注鄭司農云凶謂凶年饑荒也者饑宋本嘉靖本作飢非說文凶部云凶惡也此凶札即大司徒之大荒大札凶荒義同墨子七患篇

云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此凶年通謂饑荒不必如墨子三穀不收

之說也云札謂疾疫死亡也者膳夫注云大札疫癘也與此義同云越人謂死為札者段玉裁云舉方俗語言以證之也鄭君於大宗伯

云札讀為戡案札古文假借字呂忱字林乃有處字從夕止聲引春秋傳曰札瘥夭昏者左昭十九年傳鄭子產曰寡君之二三臣札瘥

夭昏杜注云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孔疏引賈逵注同此引以證札為疾疫之義然彼彼札瘥對文故有大死小疫之異

此札總為疾疫死亡不別大小散文通也云無關門之征者出入關門無租稅者此亦釋征為租稅也玉藻云年不順成關梁不租凶札

馳出入關門之征所以矜其災也云猶幾謂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者姦釋文作奸即姦之俗王制云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注云譏苛察廣雅釋詁云何幾問也幾譏苛何字並通用苛詳

宮正疏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云遂郊之門執禁以譏異服譏
異言彼文與王制略同而云遂郊之門或即近關之禁與引孟子曰
關幾而不征則天下之行旅皆說而願出於其塗者公孫丑篇文今
本幾作譏行旅作旅塗作路案塗俗字當作涂趙注云言古之設關
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
征周禮大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
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
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去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案孟子關幾而不
征之說王制及大戴禮記王言篇國語齊語管子小匡篇荀子王制
篇說並同依後鄭王制注說則彼為殷制故王制與公田藉而不稅
之文並舉趙岐亦以孟子所云非周公之制且彼以不征為常法不
關凶札先鄭引之者明無征為恤行旅耳實則彼文與此經本不相
應凡四方之賓客斂關則為之告謂朝聘者也叩關猶謁關人也鄭
司農說以國語曰周之秩官有之

曰敵國賓至關尹以疏凡四方之賓客斂關則為之告者賈疏云斂
告行理以節逆之疏猶至也畿外諸侯來朝使卿大夫來大聘小

聘但至關門皆先謁關人關人止客則奔告王王使小行人逆勞於
畿也詒讓案大傳鄭注云古者郊關皆有館焉蓋賓客至關則止於

館俟關人告王遣勞而後入也注云謂朝聘者也者朝者為大賓
小賓聘者為大客小客賈疏云案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

畿聘禮使者至謁關人此經亦總云賓客斂關則為之告是以鄭云
謂朝聘者也云叩關猶謁關人也者叩斂之俗宋岳本董本及注疏

本並作斂今從宋婺州本建本互注本嘉靖本與賈疏同典同注亦
作叩疑漢時已有此字注例用今字不必與經同也說文支部云斂

擊也聘禮賓及竟乃謁關人鄭彼注云謁告也案此謂賓至關先告
每關司關下士下士來告司關上士上士為之告王關人即司關通

長屬言之故稱人周書大聚篇云遠旅來至關人易資亦與禮經同
說文敏訓擊本與謁異以聘禮所云事與此同故用以況義云鄭司
農說以國語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
之者周語云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
矣道蕪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涂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
大咎國必亡矣王曰何故對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
告行理以節逆之章注云秩官周常官篇名關尹司關掌四方賓客
叩關則為之告理吏也逆迎也執瑞節為信而迎之也行理小行人
賈疏云引之者國語云關尹以告則此經司關為之告一也行理以
節逆之者證關尹告王王使小行人以節迎之也朝匡衷云關人之
長天子謂之司關諸侯謂之關尹其職掌一也

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有送令謂

文書以常事往來環人之職所送迎通疏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

賓客來至關則為之節與傳以通之疏出內之者明非朝聘凡外

內臣民以常事往來亦為節傳出內之也此節謂旌節與上達貨賄

用璽節異凡外內臣民至關無節者此官為之旌節及傳出內之其

有旌節者此官亦為之傳以輔之與達貨賄節異而事同也賈疏云

有外之送令者則以節傳內之謂從諸侯之國畿外而入者則關人

以節及傳內之至王有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之謂有王命從王國

而出則亦以節傳出之送至畿上也注云有送令謂奉貢獻及文

書以常事往來者貢獻謂邦國所貢獻文書謂內外文報皆尋常往

來之事云環人之職所送迎通賓客來至關則為之節與傳以通之

者賈疏云案秋官環人職云掌送迎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
諸四方注云路節旌節也四方圻上與此義同故引以言之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

授使者輔王命疏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者段玉裁云說文月部者執以行為信疏曰月瑞信也守邦國者用玉月守都鄙者用角月

使山邦者用虎月土邦者用人口澤邦者用龍月門關者用符月貨賄用璽月道路用旌月案許所據掌節小行人二職字作月蓋故書

本爾詒讓案說文竹部云節竹約也符節字當作月經典皆借節為之許所據疑是故書或本用正字也賈疏云此一經論王國之節對

下文邦國是諸侯故此王國文單言邦也江永云此經為下文諸節提綱玉角虎人龍固邦節而符璽旌通行於民者亦邦節也辨其用

下文所云是也案江謂邦節兼為下諸節為目得之但邦節自當有王所用瑞節珍圭之等經不言者以文已具典瑞此官與彼為官聯

詳略足互相備也注云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者賈疏云皆約典瑞言之案典瑞云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

旅以治兵守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是其邦節也不數自外璧羨以起度之等以其彼是王國所

用非使者之節故不言之詒讓案珍圭以下四者天子所用之玉節也亦謂之瑞節調人云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注云瑞節玉節

之琰圭也是也凡節並掌於掌節而玉節又兼掌於典瑞經凡言瑞者不兼金竹之節言節者得兼玉節之瑞左文十二年傳秦伯使西

乞術來聘襄仲辭玉荅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此即圭璋亦得為節之槁證鄭以經不見王使人所用之節故

補之云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者天官敘官注云辨別也賈疏云此釋經而辨其用故典瑞注亦皆云王使之瑞節也江永云

單子述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此謂行理以節為信將其逆賓之命非謂以節授賓使其道路為信也豈有王

使諸侯須侯國沿途授節而後可歷門關哉云輔王命者執以行為信者廣雅釋詁云輔助也敘官注云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王使

傳命於四方慮人不信又各以其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

角節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如王為之以命數為小大角用犀角其制

未聞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者以下辨內外侯國及官

遣使不出竟內者用之注云謂諸侯於其國中者詛祝注云邦國

諸侯國也書舜典為孔傳云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云公卿大夫

王子弟於其采邑者大宰注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

邑是也賈疏云畿內公卿大夫亦是畿內之國但對畿外諸侯為尊

故公卿已下言都鄙也此云都鄙用角節注謂公卿大夫王子弟於

其采邑是都鄙之主案小行人注云謂公卿大夫王子弟及卿大

夫之采地之吏也故用管節與此不同彼諸侯采地亦同用管節亦

異外內也若天子公卿大夫采邑之吏下注約入道路用旌節黃以

周云掌節云掌守邦節言王官之節小行人云達天下之六節是侯

國之節其節異外內亦職有大小江永云小行人都鄙用管節管節與角節異者角節都鄙大夫遣使之節管節都鄙之吏授民之節然此經道路用旌節亦兼都鄙而小行人旌節管節別異之是侯國之都鄙異於畿內之都鄙也案依鄭義則小行人都鄙用管節據邦國之都鄙言之彼都鄙之主與吏同用一節王國都鄙則主與吏異節二者不同然經無正文未知是否江說雖與鄭異而義可兩通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者有命令施於其竟內亦執節以行為信也賈疏云亦如上文王有命有節以輔之云玉節之制如王為之以命數為小大者王舊本譌玉今據宋本正此謂邦國玉節亦如王珍圭五者之制但有大小耳賈疏云以邦國與王同稱玉節故知邦國亦有數等之節亦皆以玉為之以其諸侯國內亦有徵守好難起軍旅

之等故知與王同知以命數為小大者以其命圭之等依命數故知亦以九以七以五為節也其天子玉節自以大小為數故琬圭琰圭俱同九寸穀圭牙璋俱七寸唯有珍圭無文鄭云大小當與琬琰相依惠士奇云公羊哀四年傳齊陳乞遣陽生與之玉節而走之秦安國君刻玉符約立子楚為適嗣呂氏春秋上德篇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為符哀十四年左傳司馬牛致邑與珪而適齊皆玉節也案惠說是也周書允文篇云執彼玉珪以居其字亦守邦國用玉節也此與公侯伯命圭不同云角用犀角者說文牛部云犀南徼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頂似豕爾雅釋獸云犀似豕郭注云形似水牛豬頭大腹庫脚脚有三蹠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備好食棘亦有一角者案據漢舊儀說秦以前民以金玉銀銅犀象為璽即後之璽節明此角節亦用犀也云其制未聞者賈疏云以其邦國之玉節可約以凡邦王之玉節都鄙之角節無可依約既無舊制故云其制未聞 凡邦

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

之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土平地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為節鑄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為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 凡邦國之使節者此節也凡國使往來必有節乃得達孫子九地篇云夷關折符無通其使節符義同云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者說文尸部

引國並作邦義同三節蓋亦以命數為小大如玉節而形制不同云皆金也者別於後符節旌節用竹也云以英蕩輔之者蕩乾隆石經作蕩從于義也詳後嚴可均云朱申句解本蕩作蕩通典卷五十七引作蕩馮登府云釋文但作蕩古从竹从艸字通 注云使節使卿

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者使即據邦國之君使臣聘而言賈疏云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或於天子或於諸侯故並言之也江永云此即小行人之虎人龍節鄭彼注謂使之四方亦皆齋法式以齊等之是也列國之使各用其虎人龍節以為行道之信觀其用虎節知其自山國而來人龍亦然注所謂自其國象是也若王朝遣使邦國則必用玉節豈因其所使之國而從彼國之象哉案江說是也說文謂此三節為使山邦等所用左傳文八年孔疏說三節亦謂王使之使於土國之等並非鄭義也云土平地也者賈疏云對山澤非平地也云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者釋三節取此為象之意山國澤國即管子山至數篇所謂有山處之國有沉下多水之國是也云以金為節鑄象焉者謂鑄虎人龍之象於節也云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為信明也者明三等之節各鑄國所多之物以象之欲其視而可識信驗明白也云今漢有銅虎符者證三節用金為之金即銅也續漢書百官志劉注引干注亦云漢之銅虎符則其制也與鄭義同賈疏云案太史公本紀漢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國合符符乃聽受之竹使符者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鄭引之者欲明漢時銅虎符本出於此也杜子春云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者段玉裁云說文中部帑金幣所藏也從巾奴聲案此字乃都反亦讀湯蕩反古音魚虞模部其入聲為藥鐸陽唐部其入聲亦為藥鐸是以奴聲而以湯蕩反之也帑者藏金布之府引申為函器吳越春秋甘蜜九樛即此字云或曰英蕩畫函者賈疏云其函猶是蕩但以英華有畫義故更云畫函也經云輔之者以函輔此法使不壞損也案昭二十九年公在鄆賜公行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注龍輔玉名所以輔龍節與此別也段玉裁云帑言英者謂畫也榮而不實謂

之英故凡華飾謂之英鄭風重英魯頌朱英皆是也丁晏云詩二矛重英傳謂有英飾鄭箋謂畫飾故又以英蕩為畫函續漢百官志劉

注引干注云英刻書也蕩竹箭也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三節之信則漢之竹使符者亦取則於故事也惠士奇云干說是英蕩者傳

也凡達節皆有傳傳所以輔節節以金傳以竹康成謂傳若漢之移過所文書詒讓案干釋蕩為竹箭者蓋讀蕩為蕩也爾雅釋州云蕩

竹郭注云竹别名書禹貢孔疏引李巡云竹節相去一寸曰蕩孫炎云竹闊節者曰蕩說文竹部云蕩大竹也陳祥道亦以蕩為竹函即

本干說此以英蕩輔節下又云以傳輔節英蕩似與傳相近若如子春說為函器函節相將非所以言輔干義長於杜至左傳昭二十九

年之龍輔杜注本不謂即龍節孔疏乃云謂鑄金為龍以玉為函輔盛龍節謂之龍輔又引玄卿云盛龍節之玉函耳其說殊謬

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門關司門司關也貨賄者主通

貨賄之官謂司市也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凡民遠出至於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為之節由關者司關為

之節其商則司市為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徙則鄉遂大夫為之節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變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以通貨賄貨

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焉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

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以防容姦擅有所通也凡節有法

式藏於疏門關用符節者以下辨王國人民通行畿內外之節也掌節疏注云門關司門司關也者賈疏云以其人之出入必由門

由關而授節者非門關之官不可輒授故知主守門及關者故以司門司關解之也云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者司市云凡通

貨賄以璽節出入之是也故璽節司關亦謂之國貨之節云道路者
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者小行人注義同賈疏云謂以其授
節非官不可言路節遂人徑眡涂道路之涂也鄉之田制與遂同故
知旌節是鄉遂大夫所授也案賈說非也依後注義則五涂之制通
於畿內不關田制異同鄭蓋據鄉大夫比長職皆用旌節故知用旌
節者是鄉遂大夫也又布憲云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
憲邦之刑禁行夫云凡其使也必以旌節是凡道路之事悉用旌節
故秋官環人又謂之路節據鄭說殆皆受節於鄉遂大夫與云凡民
遠出至於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爲之節由關者司關
爲之節者賈疏云據此注凡民出至邦國若宅在國城中先由門則
司門授之節若宅在關內者則由關司關授之節也若邦國之民來
入則先由關司關授之節若然邦國之民入其節直由關不由門亦
云由門者因王國之民出由門故推言之於義無妨也云其商則司
市爲之節者賈疏云此王之掌節而言貨賄用璽節明是王之司市
非邦國之司市其實商徒從邦國來卽邦國司市爲節故上司關注
云貨節謂商本所發司市之璽節自外來者卽案其節是邦國之璽
節也詒讓案小行人有門關用符節而無貨賄用璽節彼注云其有
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亦所以異於畿內也依彼注及司關注義
是凡商自侯國入王畿者則侯國之司市授璽節以達之其於己國
往來及從己國至它侯國者則侯國之司市授符節以達之蓋邦國
通貨賄雖同用符節然亦有璽節之法式存於其國故商自侯國入
王畿者仍得用璽節從王國之制也云其以徵令及家徙則鄉遂大
夫爲之節者小行人注義同賈疏云知徵令有節者見鄉大夫云國
有大故以旌節輔令則達之注云民難以徵令行其將之者無節不
得通是徵令有節之事又知家徙有節者見比長云若徙於他則爲
之旌節而行之是家徙有節也云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者

時事謂歲時常事賈疏云時事行若比長云徙於郊徙於國當鄉徙及非徵令皆不須節兼言不出關者關內當都當邑當行不出關皆不須節也云變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以通貨賄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焉者明璽節容有非司市所授者即司關注云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為之璽節及傳出之是也賈疏云司市本出璽節授商今不言市而變言貨賄故鄭云璽節主以通貨賄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則由門者司門與之節由關者司關授之節故變言貨賄也云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者明有地治之官皆得授旌節不徒鄉遂大夫也如凡徵令及家徙在公邑及都鄙則亦其吏授以旌節其小都大都之主則自用角節不用旌節也鄉遂為溝洫法公邑采地為井田法田制不同而皆有五涂賈疏謂公邑為溝洫法非也詳匠人疏云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者說文竹部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黃以周云漢宮中諸官詔符長尺二寸用鐵印文崔豹古今注云籍尺二竹牒記人之年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司馬門續漢書百官志云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為鐵年文符案省符乃內之是也詒讓案續漢志劉注引胡廣云符用木長尺二寸鐵印以符之與崔說用竹不同未知孰是鄭必舉宮中諸官詔符為況者以其亦縣宮門為符驗與此經門關所用略同也說文所說符則剖竹為之近所謂竹使符者非宮中所用鄭小行人注云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案鄭不以此符節為竹使符而於管節乃援彼為況者蓋以管節亦竹所為故以竹使符況之實則符管兩節皆全竹不半分與漢竹使符咸不相似鄭釋兩節亦並不取析竹之義也陳祥道則謂析竹為符節全竹為管節此又隱據漢竹使符以釋符節與鄭義異荀子儒效篇云張法而度之則曉然若合符節楊注云周禮門關用符節蓋以全竹為之剖之為兩各

執其一合之以為驗也案楊氏亦謂符節剖全竹為之陳義疑即本
 於彼但荀子符節似通舉瑞節言之非必專指門關之節楊說亦恐
 未允也云璽節者今之印章也者司市注義同秦以前官私印得通
 稱璽漢因秦制璽為天子印之專稱私印稱印章不得稱璽詳司市
 疏惠士奇云古者刻符摹印皆曰璽書呂氏春秋執一篇吳起謂商
 文曰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西門豹為鄴令期年上計君收其璽是印為璽也戰國策楚攻韓泠
 向求救于秦公孫昧曰其言收璽實猶有約注云璽軍符收之者言
 欲止楚之攻韓是符為璽也江永云小行人不言璽節璽節非以竹
 為鄭注今之印章是也案江說是也漢舊儀謂秦以前璽以金玉銀
 銅犀象為之此璽節蓋亦以金銅為之王制有金璋孔疏引皇侃以
 為用金為印章書康王之誥上宗奉同瑁三國志虞翻傳裴松之注
 引翻奏載或本同作銅訓為天子副璽並以金銅為璽印也云旌節
 今使者所擁節是也者玉藻注云今漢使者擁節孔疏云擁持也史
 記高祖紀索隱引韋昭云節使者所擁也後漢書光武紀李注云節
 所以為信也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其旄三重蘇鶯演義
 引三禮義宗云節長一尺二寸秦漢以還易之旌幢之形其制漸長
 數尺餘案李崔所言皆秦漢節之制也古玉節為圭璋金節符節為
 符璽節為印章形制不一亦不皆以竹為之惟旌節與漢節形制相
 近而度較短司常云析羽為旌旌節蓋即以竹為幢又析羽綴幢以
 為節其異於九旗者無繆旂也漢節即放古旌節為之故鄭舉以相
 況古旌節綴羽蓋亦兼有旄若漢節之有旄孔廣森云桓十六年左
 傳衛侯使急子如齊壽子載其旌以先衛世家作盜其自旌而先明
 急子以白旄為節所謂旌節也案孔說得之毛詩邶風二子乘舟傳
 說壽子事云竊其節而先往孔疏亦謂以白旄為旌節是也云將送
 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者釋文云

郵作卸誤漢書主父偃傳顏注云程課也王聘珍云漢舊儀云秦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馳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為程續漢書輿服志云驛馬三十里一置劉昭注云東晉猶有郵驛其置承受旁郡縣文書承驛吏皆條所受書每月吉至州郡此皆郵行有程之證云以防容姦擅有所通也者慮送行者或容姦人法不得通者擅以節通之故以其道里日時著為程品使逾期則不得通易以檢察也云凡節有法式藏於掌節者法式謂玉角虎龍以下等差異同之式藏於掌節邦國都鄙及諸官府之授節者皆依法式自為之大行人云十有一歲達瑞節亦齋掌節所藏之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有法式往至邦國齊等之也

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也輔之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者節為信耳傳說所齋操及所適疏以傳輔之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賈疏云此經總解上經門關諸有節非有傳輔成信驗或有節無傳或有傳無節或節傳俱無則不得通達於天下也案賈知此節謂門關諸節者以司關云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又上文虎人龍三節云以英蕩輔之則不必更以傳輔之明此節內無彼三節矣注云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也者遠行謂郊畿以外達於都鄙邦國必有節乃得出也云輔之以傳者節為信耳傳說所齋操及所適者傳即文書故得說所齋操及所適齋操謂貨幣車馬之屬所適謂所至國地節以為信無此等文字故復以傳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園土內之疏為文有幾謂門關及有地治之輔助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園土內之疏為文有幾謂門關及有地治之吏幾察得之也注云園土內之者賈疏云見比長云無授無節園土內之故也

周禮正義卷二十八

周禮正義卷二十九

瑞安孫詒讓學

遂人掌邦之野郊外曰野此野**疏**注云郊外曰野者甸師注同謂遠郊百里外也云此野謂甸稍縣都

者縣師注義同謂甸距王城二百里於中制六遂自遂至都通稱野也賈疏云從二百里至五百里皆名野者此遂人不言掌遂又見下文云以達于畿明遂人掌野通至畿疆也但遂人雖專掌二百里之中乃兼掌三百里以外其有溝洫井田之法皆知之也案野詳甸師

疏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

里為鄴五鄴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

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經形體皆

謂制分界也鄰里鄴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為鄰玄謂異其名者示相

變耳遂之軍法追**疏**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者此六胥起徒役如六鄉**疏**遂比伍之制也田野猶言田萊詳司書疏縣鄙

即遂之屬別與宰夫司常大司馬司士朝士諸職之縣鄙為公邑者異賈疏云遂人以土地之圖據圖以經界其田野田野謂田在百里

之外野中所經界者即造縣鄙已下是也云皆有地域溝樹之者地域謂遂邑之疆界封人云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

之是也溝樹以為阻固掌固云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是也亦兼有田野之溝下文五溝是也云使各掌其政令刑禁者賈疏云五家

周禮正義 二十九 中華書局聚

則鄰長施政令五鄰則里宰施政令已上皆施之云以歲時稽其人
 民而授之田野者謂四時小案比以任民授田也賈疏云稽計也人
 民猶言夫家夫家男女也以歲之四時計其所管男女多少而損益
 之云簡其兵器者兵謂五兵器謂車輦用器等下文有時器遂大夫
 有稼器皆是詳玉府疏鄉師云稽其鄉器又云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此官掌遂則亦稽遂器矣凡經云兵器者兵與器皆為二賈疏謂若
 族師旗鼓兵革義未咳注云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者天官敘官
 體國經野注云體猶分也經謂為之里數司市注云經界也國語楚
 語云且夫制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脈蓋縣鄧疆界
 若形體之分別故天官注即釋體為分矣云鄰里鄧鄧縣遂猶郊內
 比閭族黨州鄉也者此六遂之地在甸與郊內六鄉制同而名異鄉
 自五家為比積至五州而為鄉猶自鄰積而成遂也大小相包六遂
 亦通受地七萬五千家其數與鄉同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
 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為鄰者以六遂在遠郊外故云田野之居比
 伍之名即謂鄰里等五五相比之名先鄭亦止謂比伍名與國中六
 鄉異而云異制者設文偶不審耳實不謂制異也賈疏乃謂先鄭以
 六遂之內夫一廛田百晦及上地有萊五十晦并下劑致此等為制
 異不知廛及田萊等皆與比伍之名無涉先鄭意本不如此也云玄
 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者後鄭以先鄭云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嫌
 名異制亦異故更釋之明鄉遂但異名以示相變制實不異也云遂
 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者明六遂七萬五千家亦家出一人為
 六軍之副是軍制遂與鄉亦不異不徒居之比伍也賈疏云案小司
 徒云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
 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但彼鄉中唯見出軍無田制此遂人唯見田制無出軍法故鄭彼注
 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此遂之軍法追胥起役如彼六鄉互見其義明

彼此皆有也但彼此雖相如據大較而言細論之仍有少異以其六鄉上劑致民六遂下劑致吐六鄉上地無萊六遂上地有萊是其稍異也案六鄉上地亦當有萊與六遂同賈說非詳後賈大司馬疏又謂公邑出軍之法亦與鄉遂同其說亦非詳彼疏 凡治野

以下劑致吐以田里安吐以樂昏擾吐以土宜教吐稼穡以興勸利

吐以時器勸吐以彊予任吐以土均平政變民言吐異外內也吐猶

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為率謂可任者家二人樂昏勸其昏姻如媒氏會男女也擾順也時器鑄作耒耜錢鎛之屬疆予

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政讀為征土均掌均平其稅鄭大夫讀勸為藉杜子春讀勸為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

以下入事皆治野民之法即遂官之官法也云以下劑致吐者宋本釋文出致氓則此章七吐字陸並作氓說文未部勸字注引周禮曰

曰興勸利萌字又作萌段玉裁云白帖二十二二十三引致氓安氓任氓利氓旅師新氓字皆作氓不作吐開成石經皆作吐詩氓之蚩

蚩石經亦作吐避氓為士民也詩禮作吐自唐石經始所當更正又云吐字作萌說文為勝許君民部曰民衆萌也萌而無識也漢人謂

民為萌如列女傳魯臧孫母傳斂小器投諸台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漢書霍去病傳及厥衆萌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皆可證今

周禮遂人吐字凡七遂大夫一旅師一宋本周禮音義詩衛風正義白帖所引周禮皆作氓然則唐初周禮本作氓後改為吐實則漢時

周禮本作萌後改為氓丁晏云萌古字與民通管子揆度篇其人同力而宮室美者良萌也說文田部吐田民也从田亡聲廣雅釋詁云

吐癡也古氓吐萌民聲近通用五經文字田部吐莫鄧反又音盲張參此書作於大曆十一年在開成石經之先已有吐字矣周頌侯疆

侯以箋引周禮以疆子任民民與毗古通用詒讓案此經之毗為野

民與說文毗訓田民正合說文民部又有氓字云民也讀若盲孟子

公孫丑篇云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為之氓矣此與旅師新毗之義

亦合則毗氓二字並可通但據宋本釋文則此經注諸毗字並當作

氓今本作毗自是後人所改若說文引作萌則是段借字疑漢時自

有此別本鄭注之本未必與許同也云以田里安毗者賈疏云田則

為百晦之田里則五晦之宅民得業則安故云安毗也云以土宜教

毗稼穡者大司徒云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又云辨十有

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凡草人所掌是也云以疆子任

毗者者疆釋文作疆宋建陽本同並誤民有餘力以治田謂之疆予

亦任民之餘法也云以土均平政者大司徒云以土均之灋辨五物

九等制天下之地征此官掌六遂以外之地征亦以土均之法平之

注云變民言毗異外內也毗猶懵懵無知貌也者毗亦當作氓釋

文云懵本又作懵賈疏云此案大司徒小司徒主六鄉皆云民不言

毗此變民言毗者直是異外內而已無義例以其民者冥也毗者懵

懵皆是無知之兒也案賈本亦作懵毗氓懵一聲之轉說文讀氓若

盲蓋亦以聲兼義賈子大政下篇亦云民之為言瞑也萌之為言盲

也賈子以盲詰萌與許以盲詰氓正同此注懵當從陸所載別本作

懵為正說文心部云懵不明也爾雅釋訓云懵懵洄洄惛也彼釋文

亦云懵字或作懵鄭以懵釋氓而訓為無知貌與說文爾雅訓義及

廣雅毗癡賈子萌盲之詰並通又案民為北民四民之通名毗氓字

通並為田野農民之專稱故說文訓毗為田民田必在野故國策秦

策高注云野民曰氓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氓野人之稱田野必在

國外故此經六遂以外之民稱氓史記三王世家索隱引三蒼云邊

人曰毗墨子尚賢上篇云國中之眾四鄙之萌入四鄙即邊邑在甸

外者也又古制凡外來新民皆於六遂外之公邑受田故亦謂之氓

旅師新毗是也通言之氓亦謂之民故此經與旅師並氓民錯出旅師云以質劑致民卽此經以下劑致氓也毛詩衛風氓傳及說文亦以民訓氓偶未別白言之耳云致猶會也者說文女部云致送詰也廣雅釋詁云致會至也此會字釋文音古外反旅師以質劑致民注亦釋致爲會賈彼疏以會計爲釋鄭意或當如是蓋致本有會聚之義會聚則可會計故又引申爲會計之會也云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者賈疏云卽此下文夫一廛以下是也云及會之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者卽小司徒云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是也遂地雖亦有家七人受上地家六人受中地其會計之時則皆以家二人任之是以下地爲率減於六鄉也賈疏云對六鄉之中其家一人爲正卒已下皆爲羨卒此六遂之中家一人爲正卒第二者爲羨卒自外並爲餘夫家取二人爲下劑致毗也惠士奇云六鄉役民以上劑六遂役民以下劑劑者州里之役要而司空之辟也案惠說是也劑卽徒役之凡要以所任之多少爲上下故鄉師謂之役要要劑名異而義同但鄭訓致爲會計於經義究似未協竊疑致毗當與大司徒致萬民小司徒致民義同彼致民先鄭注訓爲徵召會聚是也下劑致毗謂依下等役法徵聚遂徒輕其力役以惠遠也云樂昏勸其昏姻也者呂氏春秋爲欲篇高注云勸樂也是樂勸義同謂勸成其昏姻使之相愛樂也云如媒氏會男女者媒氏職中春之月令會男女遂官亦以是令民也云擾順也者大宰注云擾猶馴也馴順字通書臯陶謨擾而毅僞孔傳亦云擾順也昏姻相樂則民和順故云擾民賈疏謂順民意失之云時器鑄作耒耜錢鎛之屬者詩周頌臣工篇時乃錢鎛毛傳云錢鈹鎛鑄此與耒耜皆田器鑄金爲之以供歲時之用故謂之時器遂大夫又謂之稼器考工記段氏爲鎛器亦卽此也云疆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者詩周頌載芟篇侯疆侯以毛傳云疆疆力也以用也鄭箋云疆有餘力者引周禮曰

以疆予任民以謂闕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孔疏云疆有餘力謂其人疆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案據注及詩箋疏說蓋謂凡民一夫受百晦之田其疆有餘力者則不以百晦為限當於百晦之外復予之田若餘夫受田之比也若然則授田有逾常制於經亦別無可徵未知墻否竊疑疆予當為治田之人有餘力官勸其相佐助而耕者馬瑞辰謂此疆予即遂師之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其說近是馬氏又謂此予亦即詩之侯以予以古通用予即謂傭賃也莊有可說同此與鄭釋詩禮義並不同而亦可通若然疆謂農民自相助予殆即閱民受庸治田若國語晉語所謂隸農者或亦任民之一端與又案詩箋宋本疆作強疑此注例用今字亦當作強詳草人疏云政讀為征者詳小宰疏云土均掌均平其稅者土均云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注云政讀為征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案六遂及公邑之稅均人均之邦國都鄙之稅土均均之但均人與土均官異而同用大司徒土均之法故鄭通言之非謂土均得內掌六遂也云鄭大夫讀勸為藉杜子春讀勸為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者里宰云以歲時合耦于勸司農子春注義與此同孟子滕文公篇云助者藉也案大夫子春並據里宰合耦為說勸藉助聲義並相近而勸从助得聲於義尤切故杜讀為助後鄭亦從之也段玉裁云此可不易其字直云勸藉也助也合於詰訓之法說文耒部勸字下曰殷人七十而勸勸藉稅也從耒助聲引周禮曰興勸利萌藉字下曰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然則藉藉一字也許君以藉訓勸勝於杜鄭之易字許先稱商人七十而勸釋之曰藉稅也者此發明孟子之義孟子言稅法也後引周禮者周禮之興勸不言稅但謂民人自相借力佐助故許君以為引申之義詒讓案許蓋亦釋此勸為藉與鄭大夫說同故引此文為證官借民力以治田與民自相借以耦耕事異而義同也謂起民人令相佐助

亦杜說里宰注可證賈以爲後鄭說誤爾雅釋言云興起也又小爾雅廣詁云助佐也故杜釋爲起民人相佐助也江永云此卽旅師職興發勸粟頌之於民施其惠散其利至秋而斂之者也若里宰以歲時合耨于耨以治稼穡趨其耕耨此當在以時器勸毗之中農民最患無蓋藏秋斂之粟歷冬及春已欲盡東作方興室如懸磬數口之家敷敷苦饑將稱貸於兼并之家則有倍稱之息至秋而斂僅足以償會未幾時而又告匱矣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安能比戶如此哉故令野有耨粟之法豫爲之儲旅師聚之又兼屋粟閒粟以益之其用之也春頌而秋斂并不令其出息於是農人無半歲之饑田功無荒廢之患而餘一餘三之積亦由此基之此大有利於田毗之事故此職特言以興耨利毗在時器勸毗之先正是旅師春頌出粟以散利之事若其春耕已不足雖欲以時器勸之亦不能枵腹而秉耒矣案依江說則此與當如旅師注縣官徵聚物曰興之義興耨利毗辨其亦與彼職興積散利文相應於義似較長也互詳里宰旅師疏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頌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菜五十晦餘

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菜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

百晦菜二百晦餘夫亦如之菜謂休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

受此田也廛居也楊子雲有田一廛謂百晦之居也玄謂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晦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

地猶有菜皆所以饒遠也王莽時城**疏**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

郭中宅不樹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疏**以頌田里者此六遂受地之制也小司徒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此言六鄉亦爲溝洫也實則三等田菜之制鄉亦當與遂同其大司徒都鄙井牧之法則以不易一

易再易為三等而不易之田家百晦無萊與此少異載師縣師及此
 注又以三等田萊為都鄙之制非也賈疏云此據在六遂之中為野
 故以野言之此直言上中下地亦當如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中地
 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也云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者沈彤云
 大司徒之頒田於都鄙也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
 易之地家三百晦遂人之頒田於野也中地田百晦而萊百晦即一
 易之晦數也下地田百晦而萊二百晦即再易之晦數也唯上地田
 百晦而萊五十晦乃與不易之晦數異而康成則謂其有所饒考諸
 大司馬之職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夫食
 者參之二謂三分百五十晦而歲種其二也食者半謂歲種二百晦
 者半也食者參之一謂歲種三百晦者一也歲種二百晦之半三百
 晦之一固皆百晦也三分百五十晦而歲種其二亦曷嘗饒於不易
 之晦數哉抑百五十晦而歲種其三之二則歲休其一也休其一而
 種其二則是不易者多而易者寡易止一歲而不易連二歲其地特
 稍遜於皆不易者耳此又上地與不易者之等所以異而同者也王
 鳴盛云載師疏鄭志荅張逸六遂之民上地家百晦萊五十晦中地
 田百晦萊百晦下地田百晦萊二百晦相通三夫六百五十晦又三
 分去一之法十八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晦萊於三分去一乃得
 十三據此則甸地共十二同內六遂二同五十成二十二萬五千夫
 十八分而去五得十六萬二千五百夫六遂七萬五千家通率六家
 而受十三夫則受此十六萬二千五百夫之地也下劑致毗可得十
 五萬人注云萊謂休不耕者縣師注義同鄭司農云戶計一夫
 一婦而賦之田者戶以一夫一婦為率所謂夫家也其所賦之田百
 晦即謂之夫云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者此據漢書食
 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釋
 經餘夫亦如之謂一家之中正夫止一人正夫之外若有子弟任耕

種者口數羨多是爲餘夫凡餘夫一人亦受此一夫所賦百晦之田是餘夫與正夫等也後鄭亦同此義故載師注亦引漢志爲釋孟子滕文公篇則云餘夫二十五畝不云亦受百晦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及後漢書劉寵傳李注引春秋并田記並云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與孟子說同賈載師疏謂彼餘夫是二十九以下未有妻故受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以調停孟子及二鄭之說今案孟子趙注云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趙說較二鄭及班志爲長陳祥道申趙說云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晦以其家既受田百晦而又以百晦子之則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禮所謂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晦之田如正農夫也王鳴盛云陳解甚確蓋上地田二十五晦萊十二晦半中地田二十五晦萊亦二十五晦下地田二十五晦萊五十晦也莊存與云餘夫亦如之者據餘夫應受之地而亦配以萊也若云別有田有廩則與正農無異何爲餘夫案陳王莊三說並足申趙義方荀姜兆錫金鸞說亦同但餘夫之名與正夫皆起於一夫一婦凡十五以上未授室者小司徒通謂之餘子而不得爲餘夫參校漢志及鄭何說餘夫皆專據已授室之子弟言之蓋一家五口除母妻外男子止有三人本身已受田父老既不任耕子少又未授室必子已長及有壯弟乃爲餘夫漢志衆男亦不外此趙氏兼舉老小說殊未審又此餘夫之田當與正夫同以率輸稅趙氏據王制夫圭田無征之文謂餘夫與圭田皆不出征賦則非王制義尤不足據國語魯語韋注又云三十者受田百畝二十者受五十畝此蓋以二十者爲餘夫與賈說同而受田之數復異亦非也又案小司徒計口授田之法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依漢

志及先鄭趙邠卿說則無論上中下地皆家一人受正田其餘男子
 任耕者悉為餘夫別受田是餘夫即在七人六人五人之內而受田
 則在正田之外也依何劭公說則以五口為一家蓋舉下地為率五
 口之外眾男乃為餘夫以是推之似上地家七口中地家六口其餘
 夫亦必在七口六口之外二說少異金鶚云小司徒所謂家七人家
 六人正合子弟計之蓋子弟助父兄以耕同食於百畝之田詩所謂
 侯亞侯旅是也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
 與追胥竭作此羨卒即餘夫也羨卒在家七人之中其不受百畝之
 田可知矣案金謂餘夫即羨卒在家七人之內是也但羨卒雖不受
 百畝之正田而得受二十五畝之餘田蓋羨卒者別於正卒之言餘
 夫者亦別於正夫而言也正卒必年三十受兵而家以一人為斷正
 夫亦然則所謂餘夫者亦必二十以上有室而後受餘田又必至三
 十別為戶而後得為正夫受正田可知矣若然經餘夫當有二一為
 二十九以下有室而未任受兵者一為家已有一人為正卒年三十
 以上不別為戶者二者皆當從父兄之為正卒者為戶則必在五
 六人七人之內可知何說五口通父母妻子餘夫在其外亦謂子幼
 不得為餘夫耳若子長至二十已有室與羨卒竭作之列豈得因其
 在五口之內而不授以二十五畝之田乎然則何說與先鄭說亦可
 互通不容泥也互詳載師疏云塵居也者說文广部云塵二畝半也
 一家之居方言云塵厠也東齊海岱之間或曰塵毛詩魏風伐檀傳
 云一夫之居曰塵案先鄭所謂塵者謂夫受田百畝於中為居所謂
 二晦半為廬舍者也依後鄭義則六遂無公田又不從廬舍二晦半
 之說詳匠人疏云楊子雲有田一塵謂百晦之居也者漢書揚雄傳
 述雄自序云揚氏漢元鼎間避仇遯江上處崑山之陽曰邨有田一
 塵有宅一區顏注引晉灼云周禮上地夫一塵一百畝也案塵即塵
 字先鄭蓋謂此經夫一塵謂田中之居揚雄有田一塵直謂田百晦

二者雖異然亦以古制田百畷而中有廛因謂百畷之田爲一廛義足相證故舉以爲況也云云玄謂廛城邑之居者破先鄭居在田中之說知廛在城邑者卽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是也但此廛里不在國城之中城邑者泛指六遂之城邑言之孟子滕文公篇許行曰願受一廛而爲氓蓋凡受宅者皆一廛矣互詳敘官及載師疏賈疏云此經上中下地皆云夫一廛田百畷百畷與一廛別言之則此廛與廛人皆謂廛綿於其中則此乃是廛里任國中之地一也不得同爲百畝之田詩所云三百廛今者自是三百家之稅故亦廛表稅也云孟子所云五畷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以桑麻者也者詳載師疏孟子桑下無麻字呂飛鵬云此及載師閭師疏皆較孟子增一麻字梁書張充與王儉書有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句詒讓案載師注引亦無麻此疑後鄭所加引此者證廛卽五畷之宅破先鄭百畷之居之說也荀子大略篇亦云故家五畷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與孟子義同後鄭意五畷之宅皆在城邑中孟子趙注則據二畷半在邑二畷半在田爲說後鄭所不取詳匠人疏云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者賈疏云經餘夫亦如之則餘夫皆有田有廛是餘夫奇別更受廛備後離居之法故奇受一廛也對六鄉不言餘夫之廛上地又無萊故云皆所以饒遠也李鍾倫云鄭以六鄉餘夫不別受廛又上地不復加萊據大司徒造都鄙法不易一易再易卽此上中下地彼不言餘夫亦如之又無萊五十畷此法見於司徒而司徒主六鄉故以爲鄉之田制如此然彼實都鄙法鄉當從遂鄭於田軍法旣以鄉遂爲類矣而又以鄉與都鄙爲一法何也案李說是也鄭謂此上田有萊等爲甸稍縣都之通制故云饒遠縣師注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亦以郊外之遠對郊內之近言之然三等田萊之法鄉遂制實同而都鄙公邑則異此以有萊者爲郊外六遂及都鄙之制而以不易一易再易三等爲六鄉之

制與大司徒經文及小司徒注義並相戾詳載師縣師疏又案後鄭以經云亦如之冢上廛田為文故謂餘夫奇受一廛然春秋孟子漢志及先鄭何趙諸儒說並止謂餘夫受田不云受廛大戴禮記曾子制言篇云君子之為弟也近市無買在田無野廬注云田無廬也則子弟不得與父兄同受廛明矣經云如者亦止謂田萊耳後鄭殆誤會非經義也云王莽時城郭中宅不樹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者亦證廛在城邑也漢書食貨志云王莽以周官稅民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案莽制即放載師職宅不毛者有里布法為之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

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十夫二鄰

一鄠之田千夫二鄠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

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都之野涂與環涂同可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

里九而方一同以南晦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

至于畿則中雖有都**疏**凡治野者王念孫云野下原有田字於田中鄙遂人盡主其地**疏**設五溝五涂以治之故曰治野田凡治野三

字已見上文此文自作凡治野田與上文不同自唐石經始脫田字而各本皆沿其誤周頌噫嘻箋及魯頌駟正義引此並作凡治野田

噫嘻正義釋之云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案王說是也此記六遂治溝洫以制地之制也六鄉之制亦同惟都鄙公邑制井田與此異云

夫閒有遂遂上有徑者賈疏云已下五溝所以通水入川五涂所以通道向都及國城也程瑤田云遂人之不為井田確有可證周頌噫

嘻之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為耦駿發曰私是不
畫井無公田之證也耦曰十千是萬夫之證也里曰三十是萬夫之
田方三十三里又少半里舉成數之證也注云十夫二鄰之田者
以下並以家授田一夫計之明授田與制邑夫家數必相應故王制
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上文一
夫授田百晦是一夫即一家所受六遂五家為鄰二鄰為聯則有十
家論語所謂十室之邑是也居同邑耕同野故十夫為二鄰之田凡
十夫為田千晦不成方其長十萬步云百夫一鄰之田者百家為鄰
其邑百室受田百夫故云一鄰之田凡百夫為田萬晦方十萬步云
千夫二鄰之田者五百家為鄰二鄰為聯則有千家論語所謂千室
之邑是也千室受田千夫故千夫為二鄰之田凡千夫為田十萬晦
亦不成方其長千萬步云萬夫四縣之田者二千五百家為縣其邑
萬室受田萬夫故云四縣之田凡萬夫為田百萬晦方千萬步此並
據遂人治六遂而言若鄰之田制與遂同則十夫為二比之田百夫
為一族之田千夫為二黨之田萬夫為四州之田故詩周頌良耜云
以開百室鄭箋云百室一族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闕而耕入必共族
中而居百室之田即百夫故得共一洫也云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
於川也者即司險所謂五溝也匠人注云遂者夫闕小溝說文水部
云溝水瀆廣四尺深四尺洫十里為成成闕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
又從部云洫水流澮澮也方百里為廣二尋深二仞又川部云川
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之於川言深之於水會為川也案澮
即洫之借字遂亦作術月令審端徑術注云術周禮作遂遂小溝也
洫字又作減毛詩文王有聲篇築城伊減傳云減成溝也此五者散
文通謂之溝亦謂之洫左襄十年傳鄭子駟為田洫又三十一傳
云田有封洫杜注云洫田畔溝也是也通水於川即小司徒注云溝
洫為除水害是也論語學而皇疏云畝度六尺以一尺耕伐地為溝

通水流水流通然因名曰畎也遂取其水始遂也溝取其漸深有
 溝洫也釋名云田間之水曰溝溝溝也縱橫相交構也程瑤田云禹
 之治水也濬洫洫以入於川是故水之行於地中也小大之形三者
 而已故制字以象形一水為二為三為眾為川及其盡力於溝
 洫也則以為非多其廣狹淺深之等不足以盡疏濬之理於是
 而澮又等而增之而洫而溝而遂乃以承夫百畝中之畎然後一
 雨集以大受小遞相承焉不崇朝而盡達於川矣其承畎者名之
 遂何也慮其蓄而弗暢也故遂之曷為承之以溝也一縱一橫乃見
 交暢之義溝構也縱橫之說也名之曰溝所以象其形洫字從血以
 洫承溝謂是血脉之流通也澮會也會上眾水以達於川初分終合
 所以盡水之性情而不使有汎溢之害也云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
 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者並依匠人文為說澮廣深亦倍洫而依
 彼文云廣二尋深二仞不云倍者鄭說仞為七尺則二仞為丈有四
 尺與廣不相等其說非也詳彼疏賈疏云此雖溝洫法與井田異制
 其遂溝洫澮廣深亦與井田溝澮廣深同故鄭還約匠人井田之法
 而言也云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者即司險所謂五
 涂也說文个部云徑步道也田部云畛井田間陌也走部云道所行
 道也足部云路道也釋名釋道云徑經也人所經由也涂度也人所
 由得通度也道路也毛傳云畛場也鄭箋云畛謂舊田有徑路也鄭言
 耦其耜徂隰徂畛毛傳云畛場也鄭箋云畛謂舊田有徑路也鄭言
 此者欲見五涂向外則達於畿向內則通於國都也此徑畛等即所
 謂阡陌都鄙井田之涂亦同故說文以畛為井田間陌散文涂道路
 亦通稱孔廣森云楚國以畛記田故楚辭曰田邑千畛戰國策葉公
 子高食田六百畛殆因周十夫有溝其徑名畛遂謂十夫之地千畝
 為畛數云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
 者賈疏云此川上有路差之凡道皆有三塗川上之路則容三軌道

容二軌塗容一軌軌皆廣八尺其畛差小可容大車一軌軌廣六尺自然徑不容車軌而容牛馬及人之步徑是以春秋有牽牛蹊蹊即徑也詒讓案徑容牛馬故說文謂之步道鄭月令注亦云步道曰徑明本容徒行不容車也畛容大車者鄭依車人說大車徹廣六尺則畛廣六尺後於溝二尺也說文田部云畷兩陌間道也廣六尺許說畷與此畛廣正同涂容乘車一軌者依匠人注說乘車軌廣八尺則涂廣一尋與洫正同廣於畛二尺也道廣二尋與澮正同倍於涂也路廣三尋廣於道三之一也惟徑之度無可考以文減之徑其廣四尺後於遂二尺與知徑非廣二尺與遂廣同者周尺一尺校今尺不及八寸二尺止一尺六寸弱於度太狹不足以容牛馬以畛之廣後於溝二尺例之則徑廣亦不必正與遂同也鄭釋五涂廣度於衰分不誤唯車人大車徹廣疑當作八尺則畛廣六尺尚未能容大車耳詳彼疏又凡鄭所云容大車乘車幾軌者必容方軌並行若必適如每軌八尺之數則方軌並行不能無擊互之患蓋此注及匠人說道涂之廣凡度以軌者皆主築治之地而言至道涂兩旁既臨溝田必非隋厓斗絕自當留不築治之餘地以爲隱固故二軌之道兩車往來足相容讓但餘地之廣既不占正軌之度則當隨地勢爲之不可豫定尺寸故注不備論耳云都之野涂與環涂同可也者明此五涂與五溝相並而匠人野涂則爲野之大路二者小異但都之野涂不過三軌此川上之路亦三軌與彼略同也其郊甸之野涂則五軌廣於川路二軌賈疏云案匠人云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鄭注云經亦謂城中道諸侯環涂五軌其野涂及都環涂野涂皆三軌彼注亦與此注同皆以爲都之野涂與環涂同依內則云道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是以鄭解川上之路及都之野涂皆容三軌也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者詩周頌噫嘻箋義同孔疏云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

百夫以百百乘之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
 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為少半里賈疏云此解經
 萬夫有川之意從西北隅北畔至東頭有十洫一洫百夫十洫千夫
 千夫萬步萬步有三十三里百步百步是少半里以九澮總而言之
 則萬夫矣故云萬夫者三十三里少半里矣云九而方一同者同方
 百里里有九夫一同有九萬夫此云萬夫有川以九乘之與一同夫
 里之數正相等但溝洫之體不同耳賈疏云案匠人云廣尺深尺謂
 之畎以至方百里為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彼井田法溝澮稀少而
 云同此雖溝洫法溝澮稠多與彼井田相準擬而言也云以南晦圖
 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者賈疏云案詩有今
 適南畝又云南東其畝故以南畝圖之其田南北縱分者是一行隔
 為一夫十夫則於首為橫溝十溝即百夫於東畔為南北之洫十洫
 則於南畔為橫澮九澮則於四畔為大川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
 數蓋亦倍澮耳此川與匠人澮水所注川者異彼百里之閒一川謂
 大川也程瑤田云畝長畝也一夫之田析之百畝以為百畝南畝者
 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也南畝故畎橫畎流於遂故遂縱遂在兩
 夫之閒故謂之夫閒夫閒東南之閒也其南北之閒則溝橫連十夫
 故曰十夫有溝不可謂二十夫之閒故變閒言夫也溝經十夫流入
 於洫洫之長如溝縱承十溝十溝之水皆入焉故曰百夫有洫也洫
 之水入澮澮長十倍於洫而橫承十洫之分布千夫中者故曰千夫
 有澮也澮十之橫貫萬夫之中十澮之水並入於川故曰萬夫有川
 澮橫川自縱也鄭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川上有路以達於
 畿安得有縱路復有橫路耶其橫者則二萬夫閒之道也澮但言九
 亦考之不察矣案程說是也晦制南東各視其土宜為之南晦則映
 橫遂從溝橫洫從澮橫川從東晦則映從遂橫溝從洫橫澮從川橫
 五涂之從橫與五溝同鄭止圖南晦者以東晦與南晦從橫正相反

可以類推也至萬夫有川鄭謂九澮而川周其四旁程則謂十澮而川互其一面蓋鄭意萬夫之田縱橫皆有二川夾注其外故中止容九澮若爲十澮則當羨千夫之田於數不合也然如鄭說萬夫九澮則其一面近川千夫十澮遂無所入之澮若以十澮之水徑注於川則五溝皆由小注大由淺注深以次灌輸斷無十澮越澮而注川之理至萬夫之川一面爲之已足承十澮之水若四周爲川則占地遽增三倍而又無益於用其誤殆無疑也詩周頌噫嘻疏又謂澮溝澮皆以九積數蓋襲鄭九澮之說而誤益甚矣又案遂人之溝澮以十積數爲鄉遂不井之田溝澮之制匠人之溝澮以入積數爲都鄙井田溝澮之制其形體之異互詳匠人疏又案遂從在夫闕長竟一夫凡六十丈也溝橫承十澮其長十倍於澮竟十夫凡六百丈加以十遂二丈十徑四丈通六百零六丈爲一溝之長澮從與十溝爲方積百夫長亦竟十夫六百丈加以十溝四丈十畛六丈通六百一十丈爲一澮之長澮橫承十澮其長十倍於澮竟百夫六千丈加以十澮十涂共十六丈又加百澮百徑六十丈通六千零七十六丈爲一澮之長川從與十澮爲方積萬夫長亦竟百夫六千丈加以十澮十道共三十二丈又加百溝百畛共百丈通六千一百三十二丈爲一澮之長川竟百夫六千丈即三十三里少半里也云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者此言六遂授地之法亦據王制三分去一之率通計之也鄉遂皆爲不井之地故同用此法其都鄙制井田則所去不止三分之一詳小司徒載師疏云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賈疏云遂人主六遂與司徒主六鄉同唯在二百里以內今經云以達于畿明畿以內之中雖有都鄙作井田之法遂人亦盡主其地公邑之中爲溝澮之法與鄉遂同遂人盡主之可知也案公邑亦當爲井田賈依鄭說謂公邑爲溝澮誤也經言以達于畿者明道路四達無阻

耳非謂遂人溝洫之制達於五百里之疆地也詳匠人疏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

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

起政役登成也猶定也夫家猶言男女也施讀為弛職謂民九職也分其農牧衡虞之職使民為其事也載師職云以物地事授

地職互言矣貢九貢也賦疏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九賦也政役出士徒役輦者謂四時小案比也蓋亦以國比之

法行之與六鄉同制云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猶小司徒云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

征役之施舍也六遂征役之法與六鄉略同據鄉大夫經舍征之法老幼廢疾之外尚有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之屬經不具言故更

以其施舍者通咳之鄉師國比之法又云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遂師亦然此及小司徒並不云可任者亦文不具也注云登成也

猶定也夫家猶言男女也施讀為弛者小司徒注義並同凡經云施舍者注並讀為弛舍詳小宰疏云職謂民九職也者九職見大宰此

即大司徒載師之地職是也賈疏云以其頒職而作事是民之九職使之作事而遣出九貢也云分其農牧衡虞之職使民為其事也者

說文支部云攷分也頒即攷之借字象胥注云作使也鄭意經作事即大司徒之土事小司徒之地事是也農牧衡虞亦約舉九職之三

與載師地職注義同云載師職云以物地事授地職互言矣者謂經云職事即是分職使民為其事職事相貫而載師則以地職與地事

分舉明是互文見義實無二事也賈疏謂彼云物地事不云貢此云令貢賦不云物地事與貢賦相互非鄭指也云貢九貢也者據

閭師任民之貢有九亦即大司徒之地貢是也九貢即大宰九職所出而彼職之九貢則與土均之地貢並為邦國貢與此異也云賦九

賦者據大宰九賦三曰邦甸之賦即六遂及公邑所出其關市山澤幣餘之賦甸遂亦有之是則不備九賦鄭通言之耳云政役出土徒役者政亦當讀為征與小司徒之征役及均人力若起野役則令各政義同賈疏云即上注遂之軍法如六鄉者是也

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若謂師田若有功作

也遂之大旗若起野役者猶後云六遂之役不云六遂者容甸以外旗熊虎 公邑之役亦治之賈疏云若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

一人之類也云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者賈疏云謂令縣正已下縣正云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是縣

正受遂人之令也沈彤云野公邑官亦包之詒讓案遂吏帥民而至亦致之於司空與鄉師大役帥民徒事同云以遂之大旗致之者依

司常大閱云帥都建旗大司馬治兵云軍吏載旗攻彼二經帥為軍將都為大小都之長軍吏為六軍諸將帥咸與遂吏無涉唯鄭注司

常帥都云六鄉六遂大夫也而大司馬云帥都載旛注又專舉遂大夫為釋其說實不墻依經義遂大夫當在大司馬郊野載旛中又爵

為中大夫則尤不得建大旗之旛而此云遂之大旗者蓋義取期民以旗表事故不依遂吏建旗恆法敘官注云遂人主六遂若司徒之

於六鄉也鄉師時田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六遂為六鄉之副故起野役亦同用大旗也此與司常大司馬建旗敘爵不同詳大司徒疏

賈疏云以其遂人雖是大夫合用鳥隼之旗致衆今遂人掌衆與大司徒同故致衆得用熊虎為旗也案賈說本鄉師注義未墻詳彼疏

注云役謂師田若有功作也者小宰注云役謂發兵起徒役也又小司徒注云役功力之事閭胥注云役田役也是師田及他功作起

徒役之事通謂之役遂師大喪亦云道野役是也賈疏云以其縣正所云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為此事致之明此役與彼同其云功

作則移執事之等是也云遂之大旗熊虎者據司常九旗熊虎為旗案此遂之大旗蓋即熊旗之旒聶崇義云四旒詳大司徒司常疏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疏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者此

官掌令遂師共野牲令委人共野職也若然野牲言共亦令之野職言令亦共之皆互文見義注云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也者野

牲即九職中藪牧所養之鳥獸其在遂地者則遂師共之遂師云凡國祭祀共其野牲是也賈疏云謂牛羊豕在六遂者故曰野牲牧人

云掌牧六牲以共祭祀故知此野牲亦入牧人以待事也云野職薪炭之屬者此野職唯據祭祀所用故知薪炭之屬與遂師云入野職

于玉府者為貨賄異也賈疏云此官令之委人斂之故下委人云掌斂野之職又云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言之屬者兼此諸

物也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委積於廬宿市疏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者

大司徒云令野脩道委積彼謂總令遺人此於百里外野道又令之是亦令遺人也案賈據大司徒注義方苞蔣載康謂脩道當令野廬

氏二說相兼乃備詳彼疏又案此野道即遺人云國野之道蓋通咳匠人野涂五軌及甸以外公邑采邑野涂三軌凡賓客往來所出道

路此官並令脩之與上文野田五涂異也注云委積於廬宿市者並據遺人文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

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綽及窆陳役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疏也綽舉棺索也葬舉棺者

謂載與說時也用綽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陳役者主陳列之耳匠師帥監之鄉師以斧涖焉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

載及窆六遂役之亦即遠相終始也鄭司農云窆謂下棺時遂人主陳役也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備皆葬下棺也聲相似疏大喪

帥六遂之役而致之者大喪亦謂王及后之喪知不關世子者世子喪當用諸侯禮不得備六綽也云及葬帥而屬六綽者謂葬載及空時以索舉柩亦帥遂役屬著舉下之也云及空陳役者釋文作及窆云劉昌緝反穿也本作空戚彼驗反與注相應阮元云陸從劉昌宗作窆與注乖當從戚衮本作空今本是也段玉裁云劉本大誤與注不相應或云注有給墓上事及窆之文然窆為穿地空為下棺事各不同致役為墓上事及窆陳役為空蓋六遂分任其役也案阮段說是也此云及空陳役猶遂帥云及空抱磨也劉陸本蓋涉注文而誤

注云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窆也者賈疏云以其殯及引皆六鄉役之其墓上事及窆等六遂役之故知致役給墓上墓上則說載下棺之等窆謂穿擴之等不言在廟載事亦六遂役之不言者略也必致於司徒者司徒雖主六鄉以其地官之卿掌徒庶之役亦兼掌六遂之役故也云綽舉棺索也者綽與紼同白虎通義崩薨篇云紼者所以牽持棺者也雜記注云綽引同耳廟中曰綽在塗曰引檀弓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擴皆執紼注云車曰引棺曰紼喪大記君葬用輜四綽注云在棺曰綽行道曰引至擴將空又曰綽既夕禮注云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輜曰紼左宣八年傳冬葬敬嬴早無麻始用葛蒨杜注云蒨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以下柩孔疏云禮蒨字或作紼或作綽繩之別名也紼者所以引柩於殯則已有之繫於輜車以備火災有災則引柩以避火及葬則用之以下柩也

案孔說是也統覈諸經注蓋綽與引同為大索以麻為之柩殯於廟時則繫於輜車以備遷舉及將葬載柩於車時亦以綽舉而載之既至擴又以綽繫於輜車舉而下空也析言之則在廟在擴舉柩之索謂之綽在道引車之索謂之引引屬於柩車之軸綽屬於輜車其用不同故大司徒注詁引為引喪車索與此綽訓舉棺索異通言之則綽引同物故既夕及雜記並以綽引通稱先鄭大史注云引六紼曲

禮注孔本亦云縛引車索是也釋名釋喪制云從前引之曰緋緋發也發車使前也縣下擴曰綽綽將也徐徐將下之也案劉釋綽為發車使前亦即以引為綽其所云縣下擴曰綽乃正是禮注之綽綽綽字通故喪大記注亦云綽或為率率即綽也云葬舉棺者謂載與說時也者載謂舉棺載於柩車既夕禮遷祖正柩後云乃載注云乃舉柩卻下而載之是也說謂說下棺於地既夕在廟載及至擴兩云屬引後引即綽故注云於是說載除飾更屬引於緘耳是也二者一升一降並當舉棺故皆用綽詳喪祝疏云用綽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者賈疏云案雜記諸侯執綽五百人大夫三百人以此約之天子千人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案檀弓孔疏引何胤說與鄭賈同白虎通義崩薨篇說天子之制云臣子更執緋晝夜常百二十二入御覽禮儀部引作千二百人義較今本為長蓋鄭據倍諸侯數班據王禮之大數說雖異義並得通至呂氏春秋節喪篇云世俗之行喪引緋者左右萬人以行之此則戰國之侈制不足以證禮也云陳役者主陳列之耳者司市注云陳猶列也賈疏云以其經云及窆窆謂下棺下棺之時千人執綽背碑負引須陳列其人故知謂陳列之也云匠師帥監之鄉師以斧涖焉者鄉師云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鄭言此者明三官相與為官聯非遂人所專治也云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亦即遠相終始也者賈疏云知義然者案大司徒職云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此遂人云帥六遂之役屬六綽及窆陳役鄭據此二文言之以六鄉近使主殯及啓朝為始在祖廟之中將行載棺於蜃車屬六綽則六遂為終也至於在道言引則還使六鄉為始至擴窆之下棺則還使六遂為終以二處合自共為終始故云即遠相終始也是以大司徒注云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綽也詒讓案檀弓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

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此注即據彼文正棺謂正柩於兩楹之間詳小司徒疏啓謂啓殯朝謂朝祖並詳喪祝疏鄭司農云窆謂下棺時遂入主陳役也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備皆葬下棺也聲相似者鄉師大僕注義並同聲相似者謂窆封備三字聲類並相近備舊本並作崩宋本作備葉鈔釋文同今據改

案正字當作棚借作備崩備皆譌並詳鄉師疏

凡事致野役而師

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

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

施讀亦弛也經牧制田界與井也可食謂今年所當耕者也財征賦稅之事

疏

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者賈疏云以遂師下大夫四人所掌六遂亦如鄉師主六鄉亦二人共主三遂故云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云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者即四時小案比之事亦當以國比之法治之與鄉師同賈疏云已下皆如鄉師之職但鄉師云輦又云老幼貴賤廢疾此不言之此云經牧其田野之等彼不言之皆是互換爲義故設文不同也云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者大宰九賦章注引此職文作以徵其財征疑此稅其字任之謂授職事作徒役凡任民之事皆是財征則兼九功民職之力征九賦田野之地征言之二者皆有財賄亦皆校計民數田數而爲徵令也賈疏謂任之據人民之數徵財征據田野之數未析云作役事則聽其治訟者唐石經作上有以字各本並無案疏述經無以字以文義校之亦不當有今從宋本賈疏云役事中可兼軍役田獵功

作之等皆聽其治訟也江永云遂師遂大夫縣正皆聽治訟其獄訟之大者遂士聽斷之注云施讀亦弛也者大司徒注義同段玉裁

云亦者亦遂人職而言阮元云亦下當脫為遂大夫士均注云施讀亦為弛也可證云經牧制田界與井也者經訓界與遂人經田野義

同牧即井牧詳小司徒疏賈疏云但六遂制溝洫法上文所云者是今以為制界與井也又為井田法者以其遂人兼掌采地故上云掌

野鄙兼言稍縣都以采地有井田法故此經云經牧其田野與小司徒文同故鄭亦兼言井也案遂人兼掌甸以外公邑公邑亦制井田

也鄭賈謂公邑用溝洫法非是詳匠人疏云可食謂今年所當耕者也者即遂人上中下地三等田萊每年各有當耕之田也江永云衍

沃隰皋可食者也京陵淳齒之類不可食案江說是也爾雅釋地云可食者曰原郭注云可種穀給食是可食即謂可耕之地通三等田

萊言之非必當年所耕也惟磽确不可耕者乃為不可食詳大司徒疏云財征賦稅之事者小宰注云政謂賦也字或作征又大司徒注

云征稅也賈疏云征是賦稅財是地稅故云財征賦稅之事也雖以地稅為正其中亦兼有口率出泉也案此財征當通九賦九職而言

亦沿大宰九賦注之誤周法無口泉詳大宰疏 巡其稼穡而移用

其民以救其時事移用其民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四時耕耨斂艾芟地之宜晚早不同而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

疏注云移用其民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者移逸之段字廣雅釋詁云移轉也漢書食貨志云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所謂救時

急事也農事急迫之時民力有不給者則移其力之有餘者使轉相佐助即遂人所謂以疆予任毗與大司徒移民事異也管子山國軌

篇云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即經所謂時事也云四時耕耨斂艾芟地之

宜晚早不同者賈疏云其地有宜早種早收有宜晚種晚收故云晚
早不同云而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者天期有寒溫地澤有枯潤風
雨有緩驟皆須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審亦疏其誓戒者賈
趣時以畢事也

疏云案冢宰職云大祭祀掌百官之誓戒大司寇粒誓百官并戒百
族此官主審其戒戒遂之民故不同也云共其野牲者謂受令於遂

人而取六遂以外藪牧所養之牲而共之委人注說野賦云其牧則
遂師以共野牲是也注云審亦聽也者亦上文聽其治訟而言說

文以部云案悉也知案諦也重文審篆文案从番鄉師注云
聽謂平察之爾雅釋詁云察審也是審聽同為平察之義入野職

野賦于玉府民所入貨賄以當九職注云民所入貨賄以當九職
九賦中玉府之用者疏九賦者賈疏云野職謂民九

職之貢野賦謂民九賦自邦甸家稍縣都之等口率出泉以其在遠
郊之外故皆以野言之也詒讓案野職者六遂中九職之民貢也野

賦者九賦邦甸之賦也委人掌斂野之賦注謂野之工商嬪婦之賦
遂師以入玉府彼經注雖云野賦實據九職之貢言之與此小異凡

貢賦以泉穀財物為正或不出正貢賦而以他物當之若角人羽人
掌葛所征之物以當邦賦是也鄭以正貢賦穀物當入廩人泉布當

入外府泉府為獸草木當入膳府等不必皆入玉府故兼當貢賦之
物言之凡九賦皆地稅鄭賈以為口率出泉則失之云中玉府之用

者者明野職野賦不盡共玉府此官唯選其中用者入之也賈疏云
亦是遂師自當徵其穀稅泉以入大府分之衆府也若然案大府職

云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入於玉府彼入於玉府者非財之美不
餘財財之美者由大府乃入玉府此徑入玉府者非財之美不堪王

之玩好者也案賈說非鄭意也職賦中泉穀等自入大府此官但
擇中王服御器物之用者入玉府耳賈乃謂非財之美者誤矣寶

客則巡其道脩庀其委積

巡其道脩行治道路也故書庀為
疏賓客

其道脩庀其委積者釋文出庀其二字云又作庀段玉裁云說文有
庇無庀疑庇庀一字也如妣籀作妃案段說近是此亦贊大小司徒

而與野廬氏遣人為官聯也賈疏云大司徒云野脩道委積據國外
曰野在大鄉之中者此據六遂之中者注云巡其道脩行治道路

也者掌固注云巡行也廣雅釋詁云脩治也道脩即遂人之令脩野
道野廬氏之脩除道路蓋野廬氏脩之此官則巡行董趣之云故書

庀為比鄭司農云比讀為庀者本職後注及春官世婦大胥先鄭讀
並同徐養原云當以庇為正庀俗體比則庇之省文云庀具也者小

爾雅廣詁文春官世婦
及大胥大司馬注並同**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

共丘籠及蜃車之役使以幄帟先者大宰也其餘司徒也幄帟先所
以為窆窆之闕先張神坐也道野役帥以至墓

也丘籠之役窆復土也其器曰籠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
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行至擴乃說更復載以龍輶蜃禮記或作

博或作輶役謂執紼者鄭司農云抱磨磨下車也玄謂磨
者適歷執紼者名也遂人主陳之而遂師以名行校之**疏**大喪使

以幄帟先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以幄帟先者與幕人為官
聯也先謂先柩行至墓豫張設之云及窆抱磨者抱即裹之借字說

文衣部云袞裹也國策秦策高注云抱持也賈疏云及至也謂柩車
至擴窆下棺也下棺之時遂師帥其執紼者之人名歷適而校數之

也云共丘籠及蜃車之役者役即上野役此家丘籠蜃車二者為文
丘籠以取土蜃車以載柩二者皆須徒役此官則於所作野役中簡

選以共之賈疏云土曰丘謂共為丘之籠器以盛土也蜃車之役謂
在祖廟中將行共蜃車以載柩之役人也案賈意蓋謂共役并共籠

車之器今攷蜃車卽巾車柩路此王之柩路當亦巾車共之稍人注謂王柩路遂人共之非也又廟中將行載柩屬六引當用鄉役不當使遂官共之鄭雖謂遂出柩路而此注兩言執縛則自謂共蜃車說載之役非在道引行之役也又丘籠似亦非遂官所共賈疏說皆未塙詳後及稍入疏注云使以幄帟先者大宰也者賈疏云以其天官幕人掌共帷幕幄帟綴屬大宰故知使幕人以幄帟先是大宰也詒讓案幄帟雖幕人所掌然但主共張其奉而致之墓者仍是六遂徒役之事然則帥其屬者卽遂師自帥其所屬官及徒役特聽大宰之使令耳賈謂大宰使幕人非經注意也云其餘司徒也者謂道野役以下諸事皆司徒使遂師爲之大司徒云大喪帥六鄉之衆庶而治其政令稍人云大喪帥屬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于司徒是大喪之役事自鄉遂以至公邑司徒盡掌治之矣云幄帟先所以爲葬窆之闋先張神坐也者幕人注云帟在柩上此別爲神坐上亦有帟也幄則在旁賈疏云謂柩至塙脫載除飾柩則在地未葬窆之間須有凶靈神坐之所故知大幕之下宜有幄之小帳小帳之內而有帟之承塵以爲神坐也云道野役帥以至墓也者賈疏云以其云導導是帥引之言故知從廟帥引往至墓所也云丘籠之役窆復土也者家人云以爵等爲丘封之度又云及窆以度爲丘隧小宗伯注云窆謂葬穿塙也復土詳小司徒疏賈疏云窆謂穿地復土謂下棺之後以塙上土反復而爲丘壟皆須籠器以盛土也云其器曰籠者說文竹部云籠舉土器也淮南子精神訓云負籠土高注云籠受土籠也云蜃車柩路也者據巾車云小喪共匱路卽此蜃車也匱柩古今字互詳巾車疏雜記孔疏云凡在路載柩天子以下至士皆用蜃車與輜車同故周禮遂師共蜃車之役是天子也旣夕云遂匠納車于階闈注云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是士用蜃車也雜記云大夫載以輜車輜車則蜃車也是大夫用蜃車則諸侯不言亦可知云柩

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者賈疏云謂在祖廟中
 遂匠納車於階闕卻而上載之乃加帷荒帷荒即柳也四輪迫地而
 行即輕車以二軸而貫四輪即許氏說文云無輻曰輕者也詒讓案
 蜃車之制既夕記注云其車之輦狀如牀中央有輦前後出設前後
 輅輦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輕為輪又雜記注云輕崇蓋半乘
 車之輪據此則凡蜃車皆四輪輪崇三尺三寸故云迫地而行以其
 載柳故亦謂之柳車聶氏三禮圖引阮謀圖云柳車四輪一輦車長
 丈二尺廣四尺高五尺柳詳縫人疏又案據雜記注則凡極車輕輪
 皆無輻雜記疏謂但大夫輅車不用輻則似天子諸侯蜃車有輻說
 與鄭違非也云行至擴乃說更復載以龍輅者賈疏云以其天子諸
 侯殯時用輅車即檀弓所云敢塗龍輅天子之禮是也諸侯不龍其
 輅而已殯既用輅明葬時用輅可知詒讓案謂行時載極以蜃車既
 至擴說載乃更以龍輅載極入隧檀弓注云天子殯以輅車畫輅為
 龍鄭言此者欲見蜃車為在道所用與輅車異亦見經云蜃車之役
 實為輅車之役以其由蜃車說下載之故通云蜃車耳輅亦作輅說
 文車部云下棺車曰輅是也云蜃禮記或作輅或作輅者博舊本誤
 博今據余本岳本宋注疏本正雜記輅車注云輅讀為輅或作輅許
 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輅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極蜃
 輅聲相近其制同乎又喪大記君葬用輅大夫葬用輅士葬用國車
 鄭注云大夫廢輅此言輅非也輅皆當為載以輕車之輅聲之誤也
 輅字或作團是以文誤為國輅車極車也既夕注亦云車載極車周
 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或作輅或作輅聲讀皆相附耳未聞孰正
 曾釗云說文輅字注云蕃車下庫輪也既夕記雜記注說正與說文
 庫車之說合則字實以輅為正蜃團博輅皆聲近通用之字耳云迫
 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非也案曾說是中鄭雜記注依別本讀
 輅為輅又引許書以證其義則亦以極車之正字當作輅凡蜃輅博

輶團諸字並輶之聲誤喪大記國車又團之形誤也然此注又不破
蜃爲輶與雜記注異既夕注亦謂蜃團輶搏聲讀相附未聞孰正蓋
鄭自有兩解要當以雜記注爲槁詰矣又莊子達生篇云死得於隊
楯之上聚簿之中釋文引司馬彪云隊猶篆也案莊子之隊楯當卽
輶輶之異文呂氏春秋節喪篇云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輶輶亦卽
載輶之輶車與龍輶異也云役謂執紼者者明與鄉役執引異卽遂
人云帥六遂之役屬六紼注謂載輶與說時是也凡王輶在殯在廟並
載以龍輶至葬將行時說輶而載於蜃車至壙將窆又說蜃車復載
於龍輶以下窆其在輶載說之時並輶以六紼遂役執之其蜃車行
在道六鄉役執六引非此官所共治也鄭司農云抱輶下車也者
說文手部云捥引取也重文抱捥或从包又石部云輶石聲也輶下
車義未詳攷方言云維車趙魏之間謂之輶輶車廣雅釋器云維車
謂之麻鹿墨子備蛾傅篇有下輶車又備高臨篇說連弩車之法云
以輶鹿卷收輶鹿卽鹿盧語之轉耳檀弓公室視豐碑注云豐碑斲
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闕爲鹿盧下棺以
絆繞天子六絆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先鄭此注疑卽讀抱爲捥輶
下車或卽指抱引下棺之鹿盧矣云玄謂輶者適歷執紼者名也者
此讀輶爲歷破先鄭義也賈疏云謂天子千人分布於六絆之上謂
之適歷者分布稀疏得所名爲適歷也王應麟云史記樂毅書故鼎
反乎輶室徐廣注輶歷也戰國策燕策新序雜事作歷室蓋古字通
用惠士奇云輶當作秣說文秣稀疏適秣也從二禾讀若歷適者適
均呂覽辨土篇曰稼疏而不適謂分布不均故二禾相比稀疏乃適
也然則執紼者千人分布於六絆如禾稼有行勿使疏密正其行齊
其力巡行校錄遂師執書數之名曰抱秣秣借爲輶歷輶皆以秣得
聲漢書議郎耿育疏曰太伯見歷知適遂循固讓王充謂太王亶父
以王季當立故易名爲歷歷者適也太伯覺悟去而避之合觀衆說

則適稱之義明矣孔廣森云魏書蔣濟傳云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歷
 適猶適歷疎密均布之謂歷者執紼人名籍取適歷之義以為稱也
 古者發大役必籍其名而稽數之師則拱稽喪則抱曆案孔說是也
 此經云抱曆與大史大師抱天時大遷國抱法義同並謂抱持圖籍
 之書曆者即校文執紼者之名籍周書世俘篇云馘曆億有十萬七
 千七百七十有九馘曆亦即校數俘馘之籍可與此經互證又月令
 季冬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
 之祀注云歷猶次也郊特牲云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注云簡歷謂
 算具陳列之也此曆與彼歷聲義並同蓋因簡歷人役遂稱其簿書
 為曆猶小宰八成聽師田以簡稽即簡閱稽計士卒之簿書也云遂
 人主陳之者賈疏云案上遂人云及空陳役是也云而遂師以名行
 校之者賈疏云但執紼之人背碑負引而退行遂師抱持版之名字
 巡行而校錄之以知軍旅田獵平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
 在否故云抱曆也

平謂正其行列部伍也
 鄭司農云比讀為庀

賈疏云遂師校比次敘其行伍而行賞罰也
 注云平謂正其行列

部伍也者大司馬中冬教大閱云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即田獵平

民之事彼注亦訓平為正蓋正其行列使不踰越正其部伍使不損

淆亦以軍法部署之鄭司農云比讀為庀者前注同此比為校比之

義不當為庀
 故後鄭不從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
 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

訟施讀亦為弛功事九職疏各掌其遂之政令者賈疏云此一經與

下至鄰長皆六遂之吏與鄉吏鄉大夫至比長地治不同而職掌相

弛者亦冢遂入遂師而言詳小司徒疏云功事九職之吏所以為

功業者賈疏云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彼云任即此功事謂任之使有

之九功故知功事即九職之事疏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不言

之吏而言為邑者容公邑及卿大夫王子弟之采邑政令戒禁遂大夫亦施焉疏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

宰夫疏此正遂吏之歲會亦即此官之官成官計也注云不言其

遂之吏而言為邑者容公邑及卿大夫王子弟之采邑政令戒禁遂

大夫亦施焉者據鄉大夫云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此官

與彼職事同而文異故鄭意此邑兼含都鄙四井之邑而言公邑謂

六遂以外甸稍縣置四等公邑即載師注所云二百里三百里其大

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者是也采邑亦即載師之

家邑小都大都之吏是也賈疏云言之者若直言遂之吏則不容公

邑與采邑今遂大夫不言遂之吏變云為邑則遂中可以兼公邑采

邑二者故云政令戒禁遂大夫亦施焉以其遂人云掌野又云以達

于畿故知亦施政令戒禁案鄭意當如賈說但此官為遂吏唯主當

遂一萬二千五百家與遂人遂師通掌甸稍縣置者異則其政令不

得及於公邑采邑此經云為邑當與里宰鄰長諸職凡言邑者同即

鄰里鄭鄙縣所治之邑里

也鄭賈說未埒詳里宰疏

正歲簡稼器脩稼政簡猶閱也稼器耒耜

之月令所云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

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

疏注云簡猶閱也

者小宰注同云

稼器耒耜茲其之屬者茲其宋婺州本作鋤其賈疏作鋤基案薤氏注亦作茲其賈本及宋本似並非是月令季冬脩耒耜具田器鄭彼

注云田器鋤其之屬此脩稼器蓋通彼耒耜田器備脩之國語魯語韋注云耨茲其也管子小匡篇尹注云耨鋤耨也廣雅釋器云鋤鉏

鉏也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鉏茲其也說文木部云櫛斫也齊謂之鋤鉏孟子公孫丑篇雖有鉏基不如此待時趙注云鋤基田器耒耜

之屬案茲鋤其基鋤字並通依月令注茲其與耒耜異趙岐說非云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

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者鄭彼注云封疆田首之分職術周禮作遂遂小溝也步道曰徑相視也案彼上文云王命布農

事命田舍東郊亦是命田官脩稼政之事故引以為證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吐明其有功

者屬其地治者興吐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為也興猶舉也屬疏猶聚也又因舉吏治有功者而聚勅其餘以職事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吐者亦謂每三年正月大案比而興遂民詳小司徒鄉大夫疏賈疏云三歲大比已下若鄉大夫三歲大比興

賢者能者其義同變之耳吏則遂大夫已下縣正至鄰長云明其有功者者此六遂之官計也大比與大計事相因故興吐之時兼察吏

也云屬其地治者地治猶大司徒云有地治者蜡氏云有地之吏即上為邑者是也 注云興吐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為也者此

亦變民言吐也經注吐字亦並當作氓詳遂人疏此謂行鄉飲酒之禮於遂序以興遂之賢能如鄉大夫賓興六鄉賢能之禮王制說大

司徒命鄉簡不帥教者移之郊移之遂注亦謂遂大夫掌之為習禮於遂之學是也又案六遂與六鄉治教相擬此遂大夫與吐即用鄉飲酒之禮其屬縣正如州長則縣亦當有春秋以禮會民射於縣學鄙師如黨正則鄙亦當有國索鬼神屬民飲酒正齒位之禮經唯於

此職著與毗之典者文不具也凡遂學降於鄉學一等與州黨之學同為無室之序詳州長疏賈疏云此文不具故鄭就鄉大夫解之彼以鄉飲酒與賢能者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此職亦然也云與猶舉也者大司徒注同云屬猶聚也者州長注同云又因舉吏治有功者而聚勅其餘以職事者國語周語云尊貴明賢章注云明顯也此明其有功亦謂舉而顯異之與入統達吏義同勅亦勅之借字詳大宰疏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勅督田事是勅有戒督之義其餘謂所明之外凡無功無過者也賈疏云謂當興舉之時因舉治民之吏鄰長以上吏之有功者而升之又聚其地治鄰長以上勅之以職事使之不慢也

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四達者治民之事大通者有四夫家眾寡也六

畜車輦也稼穡耕疏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者賈疏云謂將四

業也云而誅賞廢興之者此六遂之官計官刑也賈疏云此亦如大

宰注大有功不徒興又賞之大無功不徒廢又誅之注云四達者

治民之事大通者有四者廣雅釋詁云達通也云夫家眾寡也六畜

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鼓兵革也者賈疏云此無正文唯約上下文

而知義爾案遂師云夫家眾寡六畜車輦此遂大夫亦云夫家眾寡

以教稼穡鄭長云以旗鼓兵革帥而至又云趨其耕耨鄭據而言故

以四事當此四達黃度云四達謂達之於四疆案鄭訓達為通是也

而以夫家眾寡等充四達之數則未安四達之義似當以黃說為長

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司徒典春以教民之不時不若不令成長幼老

疾孤寡以時通於四疆有闔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不利

衣食驕冠子道端篇云近親遠附

明達四通皆此經四達之埒詰也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

事而賞罰之比徵召也**疏**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者賈疏云謂政教

依遂人上中下地三等之法頒授之也云以分職事者荀子王霸篇

云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所謂分其職事也賈疏

云即九職之功事也云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者釋文趨作趣云本又

作趨案陸本是也說文走部云趨走也趨疾也趨趨聲近經典亦多

通用經例凡趨走字作趨催促字作趣與說文正同職喪云趣其事

字亦作趣可證鄭長里宰並云趨其耕耨蓋皆傳寫譌混稼事即耕

耨謂疾督其田事而課其勤惰以為賞罰也注云徵徵召也者司

市注義同云此案比者謂案戶比民漢制以八月案比所謂小案比

也詳小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移執事

司徒疏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從執事者賈疏云言將事未

民鄭司農云若至之時預徵召野民也言師田謂出師征伐及田獵
謂轉相佐助也言行役謂若巡狩及功役注云移執事移用其民者王安石云
也言行役謂若巡狩及功役注云移執事移用其民者王安石云
若遂師所謂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也詒讓案此與大
宰九職閱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事異而義同方苞云移執事謂掌固
之移甲役其職云與國有司帥之即縣正也若移用其民以救時事
則遂師掌之帥之者則鄭長里宰耳案方說亦通既役則稽功會事
鄭司農云謂轉相佐助者亦與遂師後鄭注義同既役則稽功會事
而誅賞疏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者此縣吏之官計官刑也賈疏
其事之可否而有功者賞無功者誅也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祭祀祭疏注云祭祀祭祭也者賈疏云

此鄙所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令起役也疏注云作民謂起役也者

遂與六鄉黨正相等黨正云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

事與此作民事同起役即師田行役之事也賈疏云案下鄧長云若

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又上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

媿惡而誅賞時四疏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媿惡而誅賞者媿古美

云以歲時粒校比也王制孔疏云六鄉州學主射黨學主正齒位遂

則縣與州同鄙與黨同縣正主射鄙師主正齒位亦應與鄉不異但

周禮不備耳注云時四時也者宮正注同蔣載康云據黨正四歲

孟讀法聚民也詒讓案鄭意周法一歲四時有小比詳小司徒疏歲

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疏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者此正鄙

夏之季冬詳宰夫疏

鄧長各掌其鄧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

祀之事校猶疏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者亦謂四時小案比也

數也疏云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者賈疏云謂民之喪紀若

鄉師所云族共喪器之類祭祀謂若族祭醮之類若然縣當祭社與

州同縣正鄙師鄧長皆不言所祭神者六遂與六鄉互見其義也

注云校猶數也者明與縣正數衆庶義同說文木部云校木囚也段

借爲校數史記平準書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裴氏集解

周禮 正義 二十九

六 中華書局聚

引如淳云校數也又漢書嚴助傳顏注云校計也廩人注云數猶計也是校數同訓計凡全經云校比者義並同夏官釋文謂比校字當

從手旁非也詳夏官敘官疏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

器與有司數之簡器簡稼器也兵器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

國語齊語定三革章注云甲冑盾也賈疏云謂師田及巡守之等直

言以旗鼓兵革不言車輦文不具注云簡器簡稼器也者賈疏云

見遂大夫職云正歲簡稼器脩稼政則此官與遂大夫共簡之云兵

器亦存焉者以鄭長為遂人之屬其在遂又與六鄉族師職掌相等

遂人族師並云簡其兵器則知此簡器亦當兼有兵器也但遂人族

師兵器並當分為二鄭則謂即戎器義尚未墻耳兵器詳玉府疏惠

士奇云鄭長簡兵器以備追胥非以供軍旅會同之用也案惠說是

也此簡兵器亦兼有時田以田事羨卒竭作兵器亦民閱自共與大

師異也六遂副六鄉亦出軍而不出車馬兵甲詳小司徒疏云有凡

司遂大夫者以鄭長即遂大夫之屬明當佐彼同簡稼器等也

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聽之受而行之也疏趨其女功絲枲之事

稽其女功者趨當作趣詳縣正疏賈疏云此鄭長彌親民故趨其耕

耨并稽考女功之等事詒讓案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五穀畢入民

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

四十五日彼說井田一里八十戶里正為之長蓋與鄭長爵秩略相

擬故稽女功之事亦略同也注云聽之受而行之也者國策秦策

高注云聽受也賈疏云知非聽斷之者以鄭長中士官惟承受遂人

已下之事不得專聽斷故知聽謂受聽而行之也云女功絲枲之事

者即大宰九職嬪婦化治絲枲之事九嬪婦功義亦同六韜農器篇

云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紵有尺度管子山國軌篇亦云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卽稽女功之事

周禮正義卷二十九

周禮正義卷三十

瑞安孫詒讓學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邑猶里也疏掌比其邑

此亦四時小案比也云與其六畜兵器者兵謂五兵器謂車輦用器

也爾雅釋言云里邑也郭注云謂邑居金鶚云云邑者民居之所聚

也釋名云邑猶邑也邑人聚會之稱也說文云邑國也謂國都所在

也邑為民居所聚民居有多少故邑有大小極其大而言之則為王

都之邑極其小而言之則論語有十室之邑其間大小不等未可枚

舉也邑之制在國中則始於一里二十五家在野則始於四井三十

二家在國中者二十五家為一里里有巷巷口有閭一里之人聚居

於此故謂之邑也在野者四井之田凡三千六百畝其民居計三十

二家聚於一處猶今之村落然如地狹勢偏不足四井則或三井或

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此可見一井亦可為邑矣論語謂十室之邑即

一井之邑一井八室言十室舉大數也鄉遂之邑以二十五家為制

如有不足或四鄰或三鄰或二鄰皆可為邑五家為鄰二鄰則十室

也十室之邑此至小者下此不可以為邑矣六鄉五家為比五比為

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六遂五家為鄰五鄰為

里四里為贊五贊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自閭以至鄉自里以至

遂皆邑也每閭每里星羅碁布徧於百里之閒縣師職云掌邦國都

鄙稍甸郊里之地域鄭注云郊里郊所里也賈疏言郊里據從遠郊

至國中六鄉之民也郊而曰里明是以一里為一邑里與閭亦通稱

周禮正義 卷三十 中華書局聚

案金說甚覈但依鄭說畿內井田不制公田則上地一井有九家四井之邑有三十六家中下地依率遞減金從賈稍人疏說謂一井八室乃侯國制公田之法畿內無此也又案凡鄉遂公邑之民皆聚居於邑里而耕其邑外之田其邑里之大小則以夫家之數為之雖視地形為分合然大率一家如受廛宅五畝則二十五家之邑民宅占地百二十五畝也三十六家之邑民宅占地百八十畝也涂巷官府不在此數其地則固包以歲時合耦于耜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於三分去一之內矣

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考工記曰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耕也

鄭司農云耜讀為藉杜子春云耜讀為助謂相佐助也玄謂耜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為名季冬之

月令命農師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是其歲時與疏于耦者賈疏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也秩敘受耦相佐助之次第

云歲時者亦謂歲之四時云趨其耕耨者趨亦當作趣詳縣正疏云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者賈疏云以六遂之賦稅縣師徵

之旅師斂之則此財賦言待有司徵斂者謂縣師旅師也方苞云遂之財賦遂師徵之疏誤案方說是也遂師云以徵財征則此官所待

者即遂師之徵令及司稼之斂法是也財賦者大司徒以土均之灋以斂財賦注云財謂泉穀賦謂九賦及軍賦此財賦義與彼同然亦

當兼九職之力征言之縣師掌公邑旅師掌聚耒粟屋粟閉粟咸不掌六遂之賦稅賈說並非是詳縣師旅師疏注云考工記曰耜廣

五寸二耜為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耕也者彼注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此合耦即謂兩人併發一尺之也也惠士奇云古者二耜

為耦而輓犂以耕管子乘馬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程瑤田云耜之長自本至末尺有一寸其本廣五寸本有蓋以受耒耜者也用以耕一

人之力能任一耜而不能以一人勝一耜之耕何也無佐助之者力不得出也故必二人並二耜而耦耕之合力同奮刺土得勢土乃迸發以終長畝不難也故后稷之爲畝田亦必用二耜爲耦廣尺深尺之法也里宰以歲時合耦於耒言農事最重必於先年季冬之月合耦於里宰治處合耦者察其體材齊其年力比而選之使能彼此佐助以耦耕也周頌曰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又曰其耕澤澤千耦其耘言耕者必言耦以非耦不能善其耕也耦之爲言並也共事並行不可相無之謂耦鄭司農云耦讀爲藉杜子春云耦讀爲助謂相佐助也者遂人云以與耦利毗注云鄭大夫讀耦爲藉杜子春讀耦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義並與此同賈疏云藉借也非相佐助之義故後鄭不從之也杜子春讀耦爲助謂相佐助也於義合但文今不足故後鄭增其義也云玄謂耦者里宰治處也者即里宰之官府治事處也段玉裁云鄭君說與遂人異者以經文言于耦則耦必有其地故訓爲里宰治處云若今街彈之室者賈疏云鄭以漢法況之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王應麟云金石錄有漢都鄉正街彈碑水經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街彈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街彈碑隸釋亦以爲衛彈勸碑蓋未攷此注也酸棗令劉熊碑云愍念烝民勞苦不均爲作正彈造設門更惠士奇云周書大聚云五戶爲伍以首爲長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合閭立教以威爲長合旅同親以敬爲長飲食相約與彈相庸耦耕俱耘此里宰合耦之法也與彈相庸者與起而檢彈之以佐助其功也漢於街立室名曰街彈蓋取之此云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者後鄭亦從杜讀謂里宰治處名耦者亦兼取合耦相佐助之義以里宰爲親民之官合耦於民事尤重故因以耦名其治處猶王侯親耕之田藉民力治之即謂之藉也段玉裁云遂人耦字其本義里宰耦字其引伸之義也放讀如公羊傳放於此乎之放云季冬之月令命農師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是

其歲時與者鄭彼注云田器鑑其之屬彼文云命農此引作農師者鄭以意增之引彼文證合耦之時也云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也者賈疏云周時未有牛耦至漢時搜粟都尉趙過始教民牛耕今鄭云合牛耦可知者或周末兼有牛耦至漢趙過乃絕人耦專用牛耦故鄭兼云焉王應麟云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賈誼新書劉向新序雜事俱載鄒穆公云百姓飽牛而耕何待趙過過特教人耦犁共二牛費省而功倍爾案王說是也云秩敘受耦相佐助之女第者秩敘即次第也詳宮伯疏左昭十六年傳云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杜注云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即此以次第受耦之義賈疏云或家有一夫二夫共耦若長沮桀溺耦而耕或先後次第相佐助為之也

鄰長掌相糾相受

相糾相舉察

疏掌相糾相受者鄰長在遂與鄉之比長職掌相等比長云各掌其比之治五家

相受相和親有辜奇衰則相及此云相糾即糾其有辜奇衰者有不舉者則亦相及也大司徒注云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注云

相糾相舉察者廣雅釋詁云糾舉也小宰注云糾猶察也是糾兼舉察二義凡邑中之政相贊長短使相補助

凡邑中之政相贊者賈疏云邑中者亦謂一里之內有上政令徵求則五鄰共相贊助案賈蓋以此邑即里宰之邑但邑亦大小通稱凡

一鄰五家不能成邑二鄰則可為邑所謂十室之邑不必積五鄰而後為邑也詳里宰疏注云長短使相補助者州長先鄭注云贊助

也謂以長補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從猶隨也徙于他邑則從而

短使無闕乏徙于他邑要不出六遂之界則鄰長從而授之猶比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以國中及郊附於六鄉雖徙猶不出鄉

界也若由遂而徙於鄉郊及公邑都鄙者則當如此長所云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經文不具耳賈疏謂徙于他邑亦當以旌節行之則非也互詳比長疏注云從猶隨也者公羊隱八年何注云隨者隨從也云授猶付也廣雅釋詁云授付與也此即比長注云從而付所處之吏是也

旅師掌聚野之勸粟屋粟閒粟

野謂遠郊之外也勸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

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閒粟掌聚野之勸粟屋粟閒粟者說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

興積之事故主聚此三粟聚者對下散利為文謂會合儲積之以待用也此三粟本非農賦之正法賈疏謂此旅師斂六遂之稅非是六

遂之正稅非旅師所掌詳後疏注云野謂遠郊之外也者委人注義同詳甸師疏案此野當通六遂及公邑言之鄭賈謂唯據六遂說

未咳云勸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者此亦讀勸為助與遂人里宰杜注同賈疏云六鄉六遂與公邑三處皆為溝洫

法三等采地乃為井田今此六遂之中雖為溝洫法及其出稅亦為井粟以為井田與例違者但鄉遂之中雖為溝洫法及其出稅亦為井

田稅之是以小司徒職云考夫屋注云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是出地稅亦取井有九夫三三相保而稅之故以井言

之江永云旅師所掌即遂人以興勸利之事勸粟者農民合出之因合耦于勸故名勸粟正猶隨唐社倉義倉每歲出粟少許貯之當

社以待年饑之用者也旅師所聚以勸粟為主勸粟無多恐不足以給又以載師之屋粟閒粟益之注謂勸粟民相助作近之謂一井之

中九夫之稅粟非也稅粟當入縣師旅師惟聚此三粟非徵賦之官委人注言野之農賦旅師徵之亦誤案江說是也方苞會說同六

遂之稅粟當入遂師公邑之稅粟當入縣師皆非此官所掌此三粟
即下文所謂興積故言聚不言征明聚民之粟而仍散之民與賦民
粟以共國用者異也鄭誤以為正稅之粟而以勸粟為一井之稅則
與小司徒匠人注鄉遂不制井田之說自相戾矣買知其不合而又
援小司徒攷夫屋之文以曲證其說不知三三相任仍不可以言井
況彼文本指六遂外公邑制井田之法並非謂鄉遂出地貢之法也
云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闕粟闕民無職事者所出一
夫之征粟者皆罰粟也賈疏云此並載師職文但彼云出夫家之征
彼注云夫稅者百晦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此經云粟無取於家
征之義故略不言也案鄭賈並據載師為釋但彼經云民無職事者
出夫家之征為惰民罰粟與大宰九職闕民無常職者唯出口泉異
通而言之惰民亦得謂之闕民故罰粟亦稱闕粟管子乘馬篇說士
農工商皆與功而云不可使而為工則視其貸離之實而出夫粟此
足為闕粟即夫粟之證又案屋粟闕粟雖以屋夫為名其徵斂亦各
有輕重之等不定以三夫一夫為率也互詳載師疏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
散其利而均其政令而讀為若聲之誤也若用之謂恤民之艱阨委積於野如遺人於鄉里也以質劑致民案入稅

者名會而貸之興積所興之積謂三者之粟也平頒之不得偏頗有
多少縣官徵聚物曰興今云軍興是也是粟縣師徵之旅師斂之而
用之以調衣食曰惠以作事業曰疏而用之者此當屬上為句王安
利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為之息疏石云掌聚野之勸粟屋粟闕粟
而用之者聚此三粟而用以頒以散也江永云此粟不必為凶年之
用即不饑之歲當東作時皆用此粟頒之待秋而斂之注云而讀
為若聲之誤也者鄭以此云而用之為更端之語不當云而故破為
若也段玉裁云而如若一聲之轉宋本作讀實若實蓋曰之誤曰譌

日又譌實也讀曰與讀爲同王引之云而猶若也若與如古同聲故而訓爲如又訓爲若書康誥若有疾荀子富國篇若作而詩甫田篇突而弁兮猗嗟篇頤而長兮正義而並作若都人士篇垂帶而厲淮南汜論篇注而作若襄三十年左傳子產而死呂氏春秋樂成篇而作若江永云舊讀而用之而字爲若今詳文勢及時而用也案江說本王安石是上連爲一句此粟歲歲皆用非謂有時而用也

也王昭禹王與之王應電姜兆錫方苞莊存與武億莊有可讀並同云若用之謂恤民之艱阨委積於野如遺人於鄉里也者賈疏云案遺人云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此六遂即鄉里也故鄭云委積於野如遺人之於鄉里也案賈說非也鄭意旅師以野積恤艱阨猶遺人以鄉里委積恤艱阨耳鄉里自是六鄉不關六遂不得并爲一也云以質劑致民案入稅者名會而貸之者遂人云以下劑致吐注云致猶會也賈疏云所聚之粟還擬凶年振恤所輸入之人欲與之粟還案入稅者之人名會計多少以貸之簿書若市券有長短故云質劑也案依賈說則鄭釋致爲會計之會與遂人注同此勸粟徵斂時蓋與民爲質劑以爲信故頒予時亦案質劑以授之但致民當爲會聚之義鄭賈釋爲會計義恐未協互詳遂人疏質劑詳小宰疏江永云質劑猶今之契券所以爲授受之驗一半給民一半存官待其秋斂合符於官也民即田野之民平日合出勸粟者案江說亦是也云與積所與之積謂三者之粟也者謂所與起之粟別爲儲積即上勸粟屋粟閒粟是也管子權脩篇云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左襄九年傳云晉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是公私皆有積與遺人委積義同此旅師所頒者自是當官所與之三粟故經特言與積凡粟米儲藏於倉庾通謂之積詳大司徒疏云平頒之不得偏頗有少者舊本書洪範云無偏無頗爲孔傳云偏不平頗不正平頒則無不平不正之弊今書

頗作陂乃唐人所改非是江永云平頌者其數皆均無偏饒偏乏也必平頌者勘粟本均輸頌之有不平則人不肯出勘粟矣云縣官徵聚物曰興者縣官猶言公家鄭用漢時常語詳載師疏賈疏謂六遂已外縣師徵之故云縣官徵聚物曰興大誤云今云軍興是也者亦據漢時常語也孔廣森云漢言軍興猶今言軍需也司馬相如傳曰發軍與制趙廣漢傳曰乏軍興云是粟縣師徵之旅師斂之而用之者賈疏云案上縣師職云歲時徵野之賦貢故知也案縣師掌公邑之官不掌聚三粟三粟非九賦九貢之正稅亦旅師自徵之耳注疏說誤云以調衣食曰惠以作事業曰利者司救注云施惠調恤之又大司徒荒政十二一曰散利先鄭注云散利貸種食也貸種以資稼穡亦作事業之一端也賈疏云以衣食先當時用不生其利故云惠所為事業後即有利故云利此對文惠利兩有故為此釋若通而言之惠利為一故論語孔子云因民所利而利之不亦惠而不費是惠利通也江永云此粟補民不足貸而無息是惠利也施之散之農民皆蒙惠利也云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為之息者鄭以此貸民粟與泉府貸民泉物同故亦以國服為之息詳彼疏江永云均其政令者毋有貸而不償抵冒侵欺諸弊也會釗云泉府以國服為之息乃貸於賈者先鄭注彼經云從官借本賈故有息是也此旅師主惠民所用粟春頌秋斂不言息則不同泉府明矣竊謂平政令即平施惠散利之政令所以防侵漁察欺盜也案江曾說是也此貸粟不當使出息注說凡用粟春頌而秋斂之困時施之者江永云此申明用粟失之時與斂粟之法粟不斂則無以繼歲歲又有合出之勘粟與積入之屋粟閒粟故此粟可不收息也案江說是也此與上平頌與積是一事賈疏謂上經所云是貸而生利此經是直給不生利失之云困時施之饒時收之者春耕種之時粟少民困則施之秋收穫之

時粟多民饒則收之所以通盈胸而均斂散也管子均藏篇
云當春三月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窮民與此春頒義合 凡新吐

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嫩惡為之等新吐新徙來者也治謂有所求乞也使無征役

復之也王制曰自諸侯來徙於家期不從政以地美惡為之等七人
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與舊民同旅師

掌斂地稅而又施惠散疏凡新吐之治皆聽之者此兼掌野外新吐
利是以屬用新民焉

字詳大司徒疏注云新吐新徙來者也者經注吐字亦並當作氓
此亦變民言氓也孟子公孫丑篇云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為之氓

矣又滕文公篇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願受一廛而為氓
彼氓即指新民也氓古文作萌呂氏春秋高義篇說墨子於越欲自

比於賓萌賓萌猶言客民亦新民之謂蓋古者外來之民士工商皆
於國邑受廛而農則受田於野鄉遂夫家有定不容增減四郊地又

無多則客民受田宜於遂外之公邑可知周書大聚篇云乃令縣鄙
商旅曰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此即招外民以實縣鄙之意然

則新氓之治旅師專掌之職是故耳新氓互詳遂人疏云治謂有所
求乞也者墨子經上云治求得也賈疏云以其無征役可治又新來

未有業次故知治是求乞也云使無征役復之也者鄉大夫注云舍
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左宣十二年傳云旅有施舍復即所謂

舍也引王制曰自諸侯來徙於家期不從政者以證新吐無征役亦
有期限也彼文云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

政注云自從也孔疏云自諸侯來徙於家者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
夫之邑以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之故期不從政按旅師云新吐

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注引此文以證之是據民之遷徙王肅及
庚氏等以為據仕者從大夫家出任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非鄭義

也云以地美惡為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與舊民同者此亦注用今字作美也賈疏云此皆據小司徒職文此三等據中地而言故注云有夫有婦乃成家自二人以至十人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但彼六鄉上地無萊此據六遂上地有萊五十疇已外中地地下地外內同皆三百疇耳案鄉遂田制同賈謂六鄉上地無萊非也詳遂人疏云旅師掌斂地稅而又施惠散利是以屬用新民焉者明此官兼掌治新阡者以其新來徒須授以廩地并同其惠利也然旅師不掌地稅但掌三粟耳鄭誤以耒粟為地稅故有此誤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

丘乘四丘為甸甸讀與惟禹隲之之隲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是掌令都鄙脩治并邑丘

甸縣都之溝涂云丘甸者舉中言之溝涂之人名并別邑異則民之家數存焉田出車徒之法也稍人為

主公邑之官四等公邑制并田故亦為丘甸出車之制即小司徒注引司馬法文是也鄭匠人注謂公邑不制并田則無丘乘故以此官

所令者為令都鄙采邑溝涂之法敘官注亦云稍人主為縣師令都鄙丘甸之政也賈疏說亦同不知此職專掌公邑不掌都鄙也坊記

孔疏謂公邑出軍與鄉遂同亦非稍人掌公邑詳縣師疏公邑制并田詳匠人疏注云丘乘四丘為甸者據小司徒并田法讀乘為甸

也云甸讀與惟禹隲之之隲同者詩小雅信南山篇維禹甸之鄭彼箋云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

以為賦法此引甸作隲者賈疏云鄭先通韓詩此據韓詩而言隲隲是軍陳故訓為乘惠棟云隲古文陳見義雲章小司徒注云甸之言

乘也讀如中甸之甸又甸祝注云甸之言田也小宗伯注云甸讀為田古陳田字同陳又訓乘又與甸通丁晏云說文田陳也信部陳从

自从木申聲支部隸列也从支陳聲玉篇皇部陳列也或作敕廣韻
十七真陳隸古文爾雅郊外謂之田釋文引李巡注田敕也謂敕列
種穀之處急就篇顏注陳完奔齊亦爲田氏蓋以陳田聲相近云其
訓曰乘由是改云者謂甸之名本取與乘同義故丘甸改爲丘乘也
甸訓乘小司徒注義同郊特牲唯社丘乘共乘盛注云甸或謂之乘
乘者以其於車賦出長轂一乘亦以丘甸爲丘乘與此義同互詳小
司徒疏鄭必破乘爲甸者以司馬法丘出戎馬一匹甸出長轂一乘
乘非丘之所出況郊特牲以丘乘共乘盛彼共者爲丘甸之人無與
車乘事經記互證則丘乘爲丘甸之借字明矣云是掌令都鄙脩治
井邑丘甸縣都之溝涂者鄭意丘甸是都鄙制井田之法也賈疏云
此據小司徒職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
都而言也知直令爲溝涂者以下文云若有會同則以縣師之法作
其同徒彼是令軍法明此惟令治溝涂而已云云丘甸者舉中言之
者以丘甸上有縣都下有井邑丘甸在其中故經舉之以較上下也
云溝涂之人名井別邑異則民之家數存焉者小司徒注云一成積
百井其中六十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洫謂成中實地一甸六十
四井受田者三百家甸外虛地三十六井爲溝涂之地仍使甸民三
百家治之同包四都亦放此而遞增其家數是校計治溝涂之人而
井邑丘甸縣都之家數已較於其中也賈疏謂甸方八里其中六十
四井使出田稅外加一里三十六井使治溝洫不出稅三十六井治
溝涂人名在於一成之中非鄭情也又說井邑家數謂假令上地一
井地有九夫中央一夫助入公傍八夫各治一夫以自入則一井地
有九夫家則有八四井爲邑三十二家今案依鄭匠人注義畿內不
制公田與畿外侯國制異則上地一井九夫卽爲九家一邑凡三十
六家賈以公田爲釋尤違鄭義互詳小司徒里宰匠人疏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

灋作其同徒輦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

法於司馬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唯司馬所調以其法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是以書令之

耳其所調若在家邑小都大都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法作之帥之以致於司馬也同徒司馬所調之同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徧

以入數調之疏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使勞逸遞焉疏輦輦者此掌公邑調發車徒之事與縣師縣士為官

聯也賈疏云若者此等或有或無故云若為不定之辭也會同者謂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師田者謂出師征伐及田獵行役者謂巡守及

與役稍人屬縣師縣師屬大司馬大司馬得王進止縣師即受法於司馬縣師既得法稍人又受法於縣師故云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

也云以聽於司馬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都司馬注云聽者受行其所徵為也此官非司馬之屬以大事作徒役為司馬所

專掌故以連事通職暫聽於司馬也賈疏云既作同徒乃致與大司馬注云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法於司馬者據縣師文云

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唯司馬所調者欲見司馬調發周於天下縣師亦然賈疏云縣師注云郊里郊所居也謂六鄉之民布在國中外至

遠郊故有居在郊者也金榜云公邑謂之縣縣師掌公邑之地域稍人治公邑丘甸之政故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輦輦以聽於司馬都

家之戒令則都司馬家司馬掌之以聽於國司馬縣師之法不及於都家注以稍人主為縣師令都鄙丘甸之政非也案金說是也縣師

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注謂縣師所主數周天下故此注亦以縣師之法為統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不知縣師惟掌公邑此外

皆非其所掌也又郊里為六鄉之餘地非即六鄉之民居國中及遠郊者賈疏亦誤並詳縣師疏云以其法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

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者亦據縣師文賈疏云欲見縣師受法於司馬稍人又受法於縣師之意也云是以書令之耳者此家上引縣師職亦謂縣師以書令之賈疏謂稍人書而令之誤云其所謂若在家邑小都大都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法作之帥之以致於司馬也者鄭意縣師所主周天下但稍人唯主都鄙所作所帥者即三等采地之車徒其邦國公邑鄉遂之車徒則非稍人所作也今案此稍人專主公邑其所作所帥並專指公邑之車徒言之鄭謂令三等采地亦誤云同徒司馬所調之同者此釋同為均同之義也鄭鑄謂同即百里之同金榜云說文云周制王畿千里分為百縣稍人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謂作其一縣之徒役其縣方一同歟春秋傳遠啓疆言晉之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以司馬法同方百里革車百乘計之縣之里數與周官經符合案金據令同徒者丘乘所出之徒丘乘之法終於一同其徒即所出革車百乘十千人徒二千人者也經曰同徒明公邑制軍不用鄉遂伍兩之制矣互詳敘官疏云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調之使勢逸遞焉者釋文云遞本又作適賈疏云此釋其同徒同其勞逸遞等也案賈本亦作遞不誤遞又見掌固注說文定部云遞更易也爾雅釋言云遞迭也謂更迭受役均其勞逸也鄭不知同大喪帥蠶車與其徒之同即十終之名而釋以均同故此又申其義

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蠶車及役遂人共之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既夕禮曰既正柩賓出

遂匠納車于階闈則天子

疏大喪帥蠶車與其役以至者宰夫注云

以至于士柩路皆從遂來

之喪將葬使稍人帥蠶車及役人使至之事云以聽於司徒者於亦

當作于此以職事聽於本官之正乃大宰入法官屬之常例以冢上

文嫌亦聽於司馬故經特著之賈疏云以其司徒地官卿掌徒庶之

政令故稍人帥眾以聽於司徒也注云蜃車及役遂人共之者賈

疏云案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又云及葬帥而屬六縛

又遂師職亦共丘籠及蜃車之役故知遂人共之也會釗云遂師云

共蜃車之役則共其役非共其車也竊謂車受於巾車稍人則役其

人將之以至遂師遂師又帥之至司徒也案會說是也云稍人者野

監是以帥而致之者賈疏云此欲釋得在稍人之意以其監三等采

地是野監故得并監六遂蜃車之事也案縣師注云野謂甸稍縣都

也三等采地自稍以出故鄭謂稍人為野監也然稍人掌公邑不主

采地蜃車亦非公邑采地所出蓋六遂之餘地即為公邑故稍人以

役助遂吏致之耳鄭說亦失之引既夕禮曰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

于階闈者既夕記文鄭彼注云遂匠遂人匠人也遂人主引徒役匠

人主載柩空職相左右也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引之者欲證遂
人共蜃車之事云則天子以至士柩路皆從遂來者于注例當作
於各本並誤賈疏云此經上舉天子既夕下舉士則其中有諸侯卿
大夫之喪蜃車柩路皆從遂人而來可知案鄭賈說亦非也巾車云
小喪共匱路明大喪亦共之互文以見義也鄭謂天子至士柩路皆
從遂來與巾車文不合既夕記遂匠納車亦謂共役不足證士喪遂
出柩路也又卿大夫士柩車不得稱路此家天子為
文故通謂之柩路天子至士葬並用蜃車詳遂師疏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野謂遠郊以外
也所斂野之賦
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也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
葵芋禦冬之具也野之農賦旅師斂之工商嬪婦遂師以入玉府其
牧則遂師又疏掌斂野之賦者此與下文為目賦謂九賦之貢與遂
以共野性師野賦為九賦之地稅異釋文出賦斂二字云力豔

反岳珂云注疏以掌斂野之賦爲一句以斂薪芻屬之下句釋文則以掌野之賦斂薪芻爲一句案釋文惟稅斂賦斂之斂力豔反至斂弛斂市紋布斂其皮角斂總布斂市之不售春頒秋斂與此斂野之斂皆無音謂當如字讀從上聲也若照注疏則此斂皆當從上聲案岳說是也釋文音讀並誤云斂薪芻凡疏材木材者此並野賦也說文木部云材木挺也薪以共曩芻以共秣疏材木材以共食用此所斂蓋斂之於虞衡及掌茶諸官也月令云季夏命澤人納材葦仲冬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者野虞教道之蓋彼官以薪芻疏材木材等來入此官皆受而儲之也江永云委人惟斂薪芻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不掌粟米布帛泉貨諸物之賦也注云野謂遠郊以外也者旅師注義同此亦通六遂及四等公邑言之故下文有甸稍縣都之聚而不及六鄉四郊蓋附郭場圃之疏材場人掌之遠郊以內之薪蒸疏材甸師掌之此官則專掌六遂以外與彼二官互相備也月令云季夏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又季冬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注云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今月令四爲田案彼四監官於經無所見而百縣共薪芻等則與此官斂野薪芻事同竊疑當從今月令爲田監田甸字通此官掌斂六遂及公邑之薪芻六遂在甸故亦謂之甸監百縣即公邑也賈疏云委人所斂皆據六遂已外至王畿故鄭總言之也云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也者明此野賦內無農賦也賈疏云此則九職所出貢貢賦通言之九職之中有園圃毓草木又有虞衡作山澤之材故以園圃山澤言之也云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有虞衡作云疏是草之實材是木之實故鄭並言之九職中有臣妾聚斂疏材鄭彼注云疏材百草根實不以木解材文略也彼臣妾聚斂雖無貢法要知此疏材亦是草木有根實者鄭不言根亦略言之也案賈說非鄭惜也木根不可以充疏故此注不言根大宰注不言木者文偶

不具凡草木之實通謂之疏疏材謂百疏之材材猶物也疏強為分

別失之云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者畜即蓄之段字說

文艸部云蓄積也廣雅釋詁云蓄聚也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八月剝

瓜畜瓜之時也月令云仲秋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注

云始為禦冬之備呂氏春秋仲秋紀作務蓄菜高注云蓄菜乾苜之

屬賈疏云七月詩八月斷壺瓠瓠也有甘可食者信南山詩疆場有

瓜士喪禮又有葵菹芋芋為長菹不得為芋子其南方有芋子堪食與士

喪禮芋別也案諸審注意芋似即指賈所謂芋子與士喪禮葵菹芋

異說文艸部云芋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也禦冬之具者詩邶風

谷風云我有旨蓄可以御冬箋云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之無時也

依鄭說凡畜聚之物亦即疏材為其可儲畜以共食故鄭特別出之

也云野之農賦旅師斂之者亦明此委人不兼斂農賦也然此說非

也旅師三粟非農賦野之農賦六遂當為遂師斂之公邑當為縣師

斂之詳旅師疏云工商嬪婦遂師以入玉府者明委人亦不兼斂工

商嬪婦之賦也賈疏云案遂師云入野職野賦於玉府雖不言工商

嬪婦但遂師既入野之賦貢明嬪婦工商之賦也知者以其玉府掌

玩好之物其工商嬪婦所作堪為玩好故入玉府者工商嬪婦也云

其牧則遂師又以共野牲者明委人又不兼斂藪牧之賦也賈疏云

上遂師云凡國祭祀共其野牲是知九職之中藪牧養鳥獸者遂師

共之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

聚凡畜聚之物也故書羈

疏以

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者遺人云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

委積以待羈旅此官掌委積雖與遺人為官聯而唯掌斂野賦則內

不及郊里故自甸稍以外與彼不同江永云與遺人之待賓客羈旅

者別異委人無遺人之粟米而遺人無委人所聚之物也案江說是

也距王國二百里為甸三百里為稍其地則六遂及公邑也詳載師疏注云聚凡畜眾之物也者據上文亦謂疏材禦冬之具也今案

當兼有薪芻等此聚與遺人委積義亦略同江永云聚者通薪芻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言之者皆隨地儲待主其地者守以待賓旅道

路之用也云故書驛作奇杜子春云當為驛者段玉裁云遺人職作寄古者奇寄驛同部徐養原云遺人驛作寄此作奇其寄之譌字邪

抑寄之省文邪驛字俗從奇作驛其誤蓋有由也後漢書馬援傳援鑄銅馬式依儀氏鞞中鞞字又即驛之省文說文所無凡其

余聚以待頒賜余當為餘聲之誤也疏凡其聚以待頒賜者此亦賜即遺人血難阨養老孤之等莊子人閒世篇支離疏曰上與病者

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晏子諫上篇云無委積之氓與之薪撩使足以畢霖雨是凡疾病災荒受粟者必兼受薪蒸之法矣頒賜義別詳膳夫疏

澤所加非由恆秩或亦有受薪蒸疏材之法矣頒賜義別詳膳夫疏注云余當為餘聲之誤也者段玉裁云此蓋亦古文假借字職方

氏昭餘祁淮南子作昭余徐錯說文亦作余云餘謂縣都畜聚之物者賈疏云以其委人掌斂野物從二百里至王畿上已云甸稍明此

言餘聚是縣四百里都五百里中畜聚之物如上稍甸畜聚之物也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

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式法故事之多少也薪蒸

給炊及燎麤者曰薪細者曰蒸木材給張專委積薪芻者委積之薪芻也軍旅又有疏材以助禾粟野委謂廬宿止之薪芻也其兵器謂

守衛陳兵之器也野囿之疏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芻木材者謂依式財用者苑囿藩羅之材

疏法之等數共而致之所用之處也賈疏

云此一經以委人掌斂野賦故所有委積皆供之云賓客共其芻薪者蓋通道路及致饗餼言之上云以稍聚待賓客亦當有芻薪此又共之者凡云待者皆豫儲以俟求索此云共則臨時奉而致之客館以給用故立文有異也江永云芻禾又見於舍人蓋委人共其物而舍人載之於車猶看人舍人各言共米也薪則委人自載之與注云式法故事之多少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式法即大宰九式之法謂此祭祀以下五事所共多少之節度並依故事為之不得有羨缺也云薪蒸給炊及燎者薪以給內外饗及饌人之炊爨蒸以給大宗伯及闈人司烜氏之燎燭也云麤者曰薪細者曰蒸者甸師注云木大曰薪小曰蒸與此義同云木材給張事者若帳撞之屬張事詳掌次疏賈疏云以其祭祀而云木材等案掌次云張大次小次及幕並須木材明據此所用故云給張事案賈專據祭祀言之經喪紀亦共木材者掌次喪事有帷幕帟等亦以木材給張事又喪車飾亦用木材縫人云衣斐柳之材是也云委積薪芻者委積之薪芻也者此委積與遺人義同以軍旅車徒既眾所用薪芻尤多非平時道路委積所能給故諸官特於所出道涂別為委積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芟無敢不多為孔傳云鄉遂多積芻芟供軍牛馬是其事也若然有軍旅則此官共其薪芻其米穀則遺人與廩人倉人共之亦與彼為官聯也墨子旗幟篇云凡守城之法樵薪有積菅茅有積萑葦有積木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此亦軍事城守時薪芻之委積其數尤多彼又有木材之積費誓亦云時乃積榦此經文不具也賈疏謂大行人掌客委積中有牲牢米禾薪芻之屬委人惟共其薪芻則非經注之情大行人掌客之委積當在上文賓客共其薪芻內不關軍旅之事也又案凡委積之處米穀與芻薪各別為積漢書天文志如淳注云芻稟積為膾九章算術商功篇有芻芟芻童之積皆是也云軍旅又有疏材以助禾粟者賈疏云以其疏材是百草根

實可得助禾粟以供馬牛故云助禾粟云野委謂廬宿止之薪芻也者謂廬宿人所止舍之處有薪芻之聚謂之野委也賈疏云案遺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委積之中有薪芻在野外故云野委也其六鄉之廬宿委積薪芻自六鄉供之案依賈說則此注兼廬宿市言之是也竊謂鄭意蓋以遺人宿有委市有積委少亦有米穀而以薪芻為主積多亦有薪芻而以米穀為主經云野委不云野積故注亦唯據廬宿而略市實則委積散文亦通野道既有市積則亦須有守器此官自當備共之矣然則此云野委乃是省文實當兼有積國語周語云野有庾積是也云其兵器謂守衛陳兵之器也者賈疏云其文承野委之下明與野委同為賓客所用故知是守衛賓客陳兵之器也案賈說亦非經注情也此野委兵器與下野圍財用文例正同注云其兵器其字即家野委為文明其為野委所用兵器也掌戮云髡者使守積是凡委積皆須使人監守野委兵器鄭蓋謂廬宿市有委積之地平時陳之以為守衛防盜賊竊略非以守衛賓客也但經例凡云兵器者兵與器並當為二此兵謂五兵器則輦輦及任器之屬若然兵以資守衛器以供運載儲峙各有所用鄭誤以兵器為一故專屬守衛耳詳玉府疏云野圍之財用者苑圍藩羅之材者釋文羅作蘿云本亦作羅案羅蘿字通宋建陽本岳本明注疏本並作蘿土方氏巡守則樹王舍注亦云為之藩羅方言云羅謂之離離謂之羅郭注云謂行列地也羅與離一聲之轉國語楚語云為之關籥藩離章注云藩離壁落也廣雅釋宮云藩籬落地也地即籬字司險注云樹之林作藩落也蓋藩羅即藩籬藩離亦即藩落野外苑圍亦有守衛遮迺故須樹藩羅材亦謂木材也賈疏云委人所為皆據二百里上經稍聚待賓客據三百里此圍故知在野故鄭以野圍言之古者田獵皆在圍故書傳云嚮之取於圍是勇力取今之取於澤是揖讓取若然田在澤澤中有圍

田在中山山中有苑其苑圃藩羅以遮禽獸故云野圃也案賈說是也
大遂以外亦有苑圃為田獵之所對圃人所掌郊內之圃言之謂之
野圃此官則共其
藩羅之財用也
凡軍旅之賓客館焉館舍也必舍此
者賈疏云謂諸侯以軍旅助王征討者故謂之軍旅之賓客也
注

云館舍也者司儀注同謂野之路室候館之等左傳釋文引字林云
館客舍也案秋官環人云舍則授館館者人所止舍故亦謂之舍館
舍對文義異散文則通云必舍此者就牛馬之用者此官掌委積之
薪芻軍旅之賓客牛馬須芻秣故就委
人儲備委積之處為館舍取便飲養也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政讀為征所平
之稅邦國都鄙

也地守虞衡之屬地事農圃之職地貢諸侯之九貢注云政讀為征者均人掌均地政注亦
圃之職地貢諸侯之九貢注云政讀為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

詳小宰疏云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者賈疏云案下文云以和邦國
都鄙者故知此平者亦據邦國都鄙若六卿六遂及公邑征稅自均

人平之詒讓案上地之征當為九賦地稅均人注以為均地守地職
之稅此注義亦當同非經義也詳彼疏云地守虞衡之屬者均人注

同云地事農圃之職者小司徒云以任地事注云地事謂農牧衡虞
也此止云農圃者以虞衡別入地守也又均人云均地職與此地事

相當故知事即職也彼注亦云地職農圃之屬又載師云以物地事
授地職職事不同者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云地貢諸侯之九貢者明

與大司徒地貢為九職之貢異也賈疏云此土均均邦國都鄙而云
均地貢明據大宰九貢而言詒讓案大司徒五等邦國公食者半侯

伯食者參之一子男食者四之一鄭亦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
據此官均地貢為釋詳大宰大司徒疏

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燬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

令施讀亦為地也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隨其土地厚薄為之制豐省之節耳禮器曰禮也者合

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疏均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者賈疏云土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均主調即是和義故土均以和畿外邦國

畿內都鄙之政令案和與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義同亦當讀為宣謂宣布政令刑禁及以下諸事也賈說誤和宣字通

詳大宰疏凡邦國諸侯都鄙采長其政令刑禁雖得自專主之然其典法則咸稟於王國故此官依六官治法參以邦國都鄙土地所宜

宣布頒示使遵行之也云與其施舍者小司徒云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是也謂賦役施舍之事亦依土地所宜制為法

令宣布之邦國都鄙使依行之若大宰入法治都鄙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八曰田役以馭其眾皆有施舍之法是也云禮俗喪紀祭祀皆

以地燬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者燬古美字詳大司徒疏此三事亦依王國之法宣布邦國都鄙使行之大宰入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

馭其神六曰禮俗以馭其民大宗伯云乃頒祀于邦國都鄙家鄉邑小行人云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明邦國都鄙之禮俗

喪紀祭祀咸攷於王官此官掌均地之燬惡故治其輕重之法也賈疏云自禮俗喪紀祭祀三事皆以地之美惡輕重者地美則重行之

地惡則輕行之以其禮許儉不非無故也案依賈說則以地美惡為輕重之法唯此三事大司徒注說侯國地貢謂必足其國禮俗喪紀

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即據此經為釋則鄭意當如賈說今審玩經著皆以之文似當通包上政令刑禁以下言之蓋此官職掌與均人略

同唯大司徒土均之法是其專職本不掌政刑禮俗之等因以上諸事皆須以地美惡為輕重之法則與土均法相通貫故兼使此官修

定等差宣布之則此章諸事咸依地制法明矣云掌其禁令者謂禮俗以下三者別有禁令以警敕其不如法與上刑禁異猶小司徒云

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也注云施讀亦為弛也者段玉裁云亦者亦遂人遂師而言岳本無亦字案遂大夫注亦同詳小司徒疏云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者大宰注云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也謂非當代所行之禮從其舊俗不變者也案此禮俗當分為

二即大司徒十二教之陽禮教讓陰禮教親及以俗教安也鄭并為一事未安詳大宰疏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者由禮文鄭彼注云求

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孔疏云此謂大夫出在他國不變己本國之俗案鄭答趙商以為衛武公居殷墟

故用殷禮即引此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如鄭之意不變所往之國舊時風俗與此不同又引熊氏云王制云脩其教不易其俗又左傳

定四年封魯公因商奄之人封康叔於殷虛啓以夏政皆因其舊俗也案據孔熊說則鄭釋曲禮本有兩解此

注引證禮俗誦訓先鄭注引證地俗並與答趙商義同又士昏禮云若不醴則醮用酒鄭彼注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

改者也亦引曲禮彼文為證與此注同云隨其土地厚薄為之制豐省之節耳者賈疏云以厚薄解經燼惡豐省解經為輕重之法也江

永云以地燼惡為輕重之等如居沃土者當禁其奢侈示之以儉居瘠土者當救其鄙陋示之以禮引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

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證此以地燼惡為輕重之法即設於地財之義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

其形色為之種黃疏注云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者此亦注用今字作

白宜以種禾之屬疏注云土化之法即草人之官法謂土地瘠瘠則

察其土質所含異同贏胸糞擁和齊而變其質化之使和美也云若
汜勝之術也者漢書藝文志農家汜勝之十八篇本注云成帝時為
議郎顏注引劉向別錄云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徒為御史案
汜書今佚賈思勰齊民要術引汜書云凡耕之本在於趨時和土務
糞澤有強土弱之弱土強之之說甚詳又有溲種法亦其一隅也云
以物地占其形色為之種者載師物地專注云物物色之以知其所
宜之事左成二年傳國佐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杜
注云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此與彼義同占者廣雅釋詁云視也諗也
謂諗視其土之形色以定其所宜之種種即職方氏豫州宜五種兗
州宜四種之等是也詩小雅大田箋云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
其種為種與擇種義亦同云黃白宜以種禾之屬者賈疏謂
依孝經緯援神契而言案文見載師疏禾者即九穀之梁也 凡糞種
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瀉用貍勃壤用狐埴墟

用豕疆槩用蕘輕熨用犬

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取汁也赤緹線色也渴澤故水處也瀉鹵也貍猶也勃壤粉

解者埴墟黏疏者疆槩強堅者輕熨輕脆者故書駢為挈墳作蚤杜
子春挈讀為駢謂地色赤而土剛強也鄭司農云用牛以牛骨汁漬
其種也謂之糞種墳壤多蚤鼠也 疏 凡糞種者糞釋文作蓋云本亦
壤白色黃麻也玄謂墳壤潤解 疏 作糞案說文華部云蓋棄除也

从攷推草棄采也官溥說似米而非米者矢字嚴可均云蓋作糞蓋
隸變漢碑有糞字釋文作蓋不體案嚴說是也糞種即土化之法月

令季夏云可以糞田疇孔疏云糞壅苗之根也案依二鄭義則此為
糞穀之子種或子種苗根兩壅之與云疆槩用蕘者疆槩釋文作疆

槩云槩本又作墜俗注疏本疆亦作疆羣經音辨同嚴可均云釋文
疆其兩反轉寫之誤疆不得音其兩也月令可以美土疆鄭彼注引

作強槩強與疆同蓋讀如倔強之強故此注為疆堅者矣案嚴說亦是也云輕嬰用犬者嬰不體釋文作嬰阮元云釋文與篆體合孔廣

森云注於大司徒五物九等即引此駢剛赤緹之屬當之管子地員九州之土為九十物則又因九等而區別之上土三十物中土三十

物下土三十物此經鹹鴻次於渴澤赤緹次於駢剛皆從色狀相似者類列之不以土物上下為文案孔說是也地員之九十物與此九

士大致相同並詳後注云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糞取汁也者荀子富國篇云多糞肥田廣雅釋詁云糞鏡也謂糞取汁壅培諸穀種使

之肥鏡漢書郊祀志載王莽種五梁米於殿中鸞毒冒犀玉二十餘物漬種齊民要術引汜勝之書有剉馬牛羊猪麋鹿骨糞取汁澆種

法云骨汁肥使稼耐旱是鄭所本也云赤緹線色也者酒正緹齊注云緹者成而紅赤說文糸部云緹帛丹黃色也線帛赤黃色廣雅釋

器云線謂之紅緹赤色也喪服記鄭注云線淺絳也爾雅釋器云一染謂之線再染謂之鏡三染謂之纁蓋赤為鏡纁之通語緹即線為

赤之淺者乃一染之專名故鄭直釋為線色釋名釋地云土赤曰鼠肝似鼠肝色也孔廣森云地員五弘其色如鼠肝所謂赤緹者也云

渴澤故水處也者說文水部云渴盡也爾雅釋詁云涸渴也案渴今通作竭字與訓欲飲之渴別渴澤猶竭澤也澤故有水今涸渴則無

水而可耕種故云故水處禹貢揚荆二州厥土惟塗泥近此所謂渴澤管子乘馬篇亦云涸澤百而當一是也云鴻鹵也者說文鹵部云

鹵西方鹹地也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鹵西方謂之鹵此鴻即鹵之俗禹貢海濱廣斥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斥並作鴻史記集解引

徐廣云鴻又作斥又引鄭書注云斥謂地鹹鹵史記河渠書云澤鹵索隱云澤一作寫本或作斥又貨殖傳云鴻鹵漢書溝洫志作寫鹵

顏注云寫鹵即斥鹵也謂鹹鹵之地也文選木華海賦云襄陵廣寫李注云尚書廣斥史記斥為寫古今字也案據說文則鹹鴻正字當

作庶庶隸變為斥或段寫為之或又加水為滂實一字也左襄二十四年傳表淳鹵孔疏引賈逵云淳鹹也淳鹵卽此鹹滂惠士奇孔廣森呂飛鵬並以地員所云五桀之狀甚鹹以若為鹹滂是也孔又以地員之五鳧亦卽此鹹滂然則彼鳧字或卽滂之譌與云狃獮也者讀狃為獮也賈疏云案爾雅云狃子獮或曰狃故以狃獮為一也案賈說非也釋獸云狃子獮郭注云獮豚也一名獮說文豸部云狃獮之類獮獸也獮野豕也爾雅釋文引字林云獮似豕而肥據釋獸則狃獮非一獸郝懿行云方言云獮關西謂之獮郭注獮豚也廣雅獮獮也獮獮同故古通名草人注狃獮也淮南齊俗訓云狃貉得垂防弗去而緣高注狃狃豚也是皆借狃為獮賈疏失之案郝說是也王念孫說同詩魏風伐檀箋云貉子曰狃不云獮則此注以狃為獮之借字明矣云勃壤粉解者者說文邑部云地之起者曰郭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埽土曰空勃郭埽聲類並同大司徒注云壤和緩之貌地勃發而和緩則解釋如粉故云粉解說苑復恩篇淳于髡曰蟹堞者宜禾蟹卽解之段字蟹堞卽粉解也呂飛鵬以地員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為勃壤是也云埽墟黏土者考工記總敘注云埽黏土也禹貢徐州厥土赤埽埽考工記買疏引鄭書注說同又豫州下土埽墟為孔傳云埽墟也此注蓋亦以黏訓埽以疏訓墟也釋名釋地云土黃而細密曰埽埽也黏泥如脂之職也土黑曰盧盧然解散也案盧與墟通淮南子墜形訓亦云盧土劉以職釋埽以解散釋盧亦與黏疏義相應但釋埽為細密則與墟疏不合說文土部又云墟黑剛土也鄭許劉各偏舉一義不能強同也呂氏春秋辨土篇云凡耕之道必始於墟為其寡澤而後枯又云墟埽冥色齊民要術引汜勝之書云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墟土玉燭寶典引崔寔四民月令云雨水中急蓄強土黑墟之田是皆墟為黑剛土之證六韜戰車篇云圯下漸澤黑土黏埽者車之勞地也黑土黏埽

殆所謂埴壚矣呂飛鵬云地員五纏之狀疆力剛堅五殖之狀其澤以疏離坻以臞瘠纏壚埴埴同聲蓋言壚埴也案呂說是也惠孔說同地員又有斥埴黑埴及五臞黑土黑落蓋亦埴壚之屬云疆槩強堅者者宋本及注疏本疆作強宋婺州本強又作疆未知孰是惟嘉靖本述經作疆釋義作強今姑從之釋文載經別本槩作埴廣韻四十九敢云埴土地之堅也槩同引周禮注云強槩地之堅者集韻四十九敢云槩堅土也或作埴亦書作埴案以字形考之槩當即槩之變體俗又作埴埴槩與堅亦一聲之轉故注訓為堅廣韻引周禮注疑馬干諸家佚義亦與鄭同說文取部云堅剛也九章算術商功篇云穿地四為壤五為堅三蓋堅者謂之槩與解者謂之壤正相反也月令季夏可以美土疆注云疆強槩之地孔疏云強是不軟槩是罅闕並謂礪礪磊礪之地也又左傳襄二十五年數疆潦孔疏云賈逵以疆為疆槩礪礪之地蓋土強則礪礪亦同惠氏孔氏呂氏並引地員五盤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說此疆槩是也地員又云五杰之狀廩焉如盤疑亦疆槩之類尹注云盤猶強也義即本此經又案此以強堅釋疆槩經注字異月令注強槩字同攷說文弓部云疆弓有力也由虫部云強蜥也力部云勢迫也今字並借作強通校全經六篇遂入疆予字經注並作疆司諫強之道藝車人強不足弓人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維幹強之經注並作強梓人強斂強食經同掌文禁暴氏輿人注亦並作強諸文錯出必有譌舛以意求之疑此及司諫遂人皆當經作疆注作強即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惟考工記字例與五官不甚同或自作強則未可定耳云輕嬰輕脆者嬰亦當作嬰丁晏云說文火部嬰火飛也廣韻四宵嬰今作票同引申之為輕票之意釋名釋地土白曰漂漂輕飛散也漂票聲相近案丁說是也漢書五行志谷永言成帝崇聚輕票無誼之人與此義同嬰漂聲類同說文水部云漚浮也土性輕浮則不韌韌故鄭以輕脆釋之王

漲寶典引四民月令云三月可蓄沙白輕土之田可證釋名土白曰漂之說惠士奇謂嬰與剽通引地員五剽為釋孔呂說並同案地員說五剽云如芬以脹脹當即胞字形近而誤云故書駢為擊者段玉裁云說文馬部無駢字徐鉉新附字作駢云從馬駢省聲案士部曰駢赤剛土也從土駢省聲此周禮駢剛正字且牧人駢牲魯頌駢剛皆宜借用從土之駢今皆從馬則為倒置徐養原云駢剛之駢本作𦍋𦍋音同故又借用𦍋說文角部𦍋角低仰便也引詩曰𦍋𦍋與弓又有𦍋字一角仰也从角切聲引易曰其牛𦍋今易作𦍋蓋𦍋與𦍋義類相近故𦍋字轉為𦍋𦍋與擊俱从切擊與擊俱从手擊𦍋擊三字其音亦相近是其輾轉相變之因也云墳作𦍋者聲近段借字徐養原云𦍋與墳古字通春秋左氏經叔弓帥師敗莒師於蚡泉穀梁作賁泉是賁與蚡同也蚡即𦍋字凡古書多假借今書多用本字故書借𦍋為墳𦍋壤猶曰墳壤當以後鄭之說為長云杜子春擊讀為駢謂地色赤而土剛強也者杜讀與說文𦍋字說解同依其義則駢剛土色與赤緹略同惟以剛強為異呂飛鵬云地員篇赤纒歷強肥五種無不宜蓋言𦍋剛也案呂說是也地員又有五粟云剛而不穀孔氏以當此駢剛亦通鄭司農云用牛以牛骨汁漬其種也謂之糞種者此即汜勝之法與後鄭前說同江永云種字當讀去聲凡糞種謂糞其地以種禾也後鄭謂糞取汁先鄭謂用汁漬其種是讀種為上聲凡糞當施之土如用獸則以骨灰洒諸田用麻子則用擣過麻油之渣布諸田若土未化但以汁漬其種如何能使其土化惡為美此物理之易明者今人糞田未見有糞汁漬種者農家歲歲糞田欲其肥美多穀也若駢剛諸土未經變化恐非一歲所能化況又惟漬其種乎案江說本項安世於義近是經說糞種而辨九等土宜之異則糞宜謂施之土者若然此糞種宜讀如黃白宜以種禾之種與上經為之種之種不同但二鄭漬種之說自是古農家遺法今雖不

承用未敢輕破也云墳壤多蚤鼠也者段玉裁校改墳壤為蚤壤云此依故書作蚤如其字解之今各本云墳壤多蚤鼠殊誤案段說是

也蚤鼠者爾雅釋獸鼯鼠郭注云地中行者釋文云字亦作蚘說文鼠部云鼯地中行鼠伯勞所作也一曰偃鼠重文蚘或從虫分蚤與

蚘同本艸名醫別錄云鼯鼠在土中行陶注云俗中一名隱鼠一名鼯鼠形如鼠大而無尾黑色長鼻甚強常穿地中行討掘即得方言

云蚘蟬繇鼠之場謂之坻郭注云繇鼠蚘鼠也穀梁隱三年傳吐者外壤食者內壤楊疏云壤徐邈亦作場麋信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

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場先鄭意蚤壤謂蚤鼠穴行地中起土上出殄解成壤即方言所謂繇鼠之場莊子天道篇亦云鼠壤有餘蔬是也

此乃望文為訓故後鄭不從云壤白色者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先鄭蓋據彼為說賈疏云禹貢有黃壤則此壤不得專據色白解之故

不從也云黃麻也者廣雅釋州云纈麻也纈正字黃段借字籩人注云黃泉質也云玄謂墳壤潤解者段玉裁云鄭君則依今書作墳釋

墳壤為潤解潤訓墳壤訓解別於勃壤為粉解詒讓案禹貢兗州厥土黑墳為孔傳云色黑而墳起釋文引馬融云墳有膏肥也冀州白

壤為孔傳云無塊曰壤說文土部云壤柔土也案馬云有膏肥即所謂潤孔云無塊即所謂解也呂飛鵬云地員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

屯土注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為堆故曰屯土蓋言墳壤也案呂說是也孔氏說同

稻人掌稼下地

以水澤之地種穀也謂疏掌稼下地者掌隰農稼稽之事下地即澤地亦即左

襄二十五年傳之隰皋與小司徒遂入三等地之下地義異注云以水澤之地種穀也者水澤謂澤地之有水者對草人渴澤為無水

者也載師賈疏引孝經援神契云洿泉宜種稻說苑辯物篇云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稊又復恩篇云下田洿邪得穀百車下地即洿泉下

田凡稻皆種於水田內則有陸稻管子地員篇謂之陵稻齊民要術謂之旱稻則稻之別種也云謂之稼者有似嫁女相生者敘官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與此義同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

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

鄭司農說豬防以春秋傳曰町原防規偃豬以列舍水列者非一道

以去水也以涉揚其芟以其水寫故得行其田中舉其芟鉤也杜子春讀蕩為和蕩謂以溝行水也玄謂偃豬者畜流水之陂也防豬旁

隄也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列田之畦埒也澮田尾去水大溝作豬防也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

以豬畜水者以下並掌下地治水之事云以澮寫水者說文以部云寫置物也引申為輸寫之義廣雅釋詁云寫除也俗輸寫字作瀉非

云以涉揚其芟作田者此於澤地芟草治田之事與上六者為禦水行水事異程瑤田云稻人掌稼下地即所云稼澤也蓋水澤下隰之

地一遇淫雨漫沒隨之內水難出外水易入無減水之法斯不得與水爭地於是豬以畜之使難出者有所歸防以止之使易入者不內

汎夫然後疆理其地為遂於是每夫之田首則水之偏鍾於最下之地者今皆以其遂分而受之所謂均水也其水之在百畝中者則為

水乃流之必成列是謂以列舍水遂中之水受之以溝溝深於遂

是曰寫水如此則以澮承溝以溝承遂以遂承列遞相受焉水乃不為田害而因以涉揚其芟以作田也此治溝澮亦專為除水害蓋芒

種雖資於水而大浸亦必傷其稼故稻人之治之也既先有事於豬防以去其漫沒之大患而後為溝澮使水盡由地中行水由地中田

乃可作涉揚其芟蓋治溝澮之餘事順而撫者也注云鄭司農說豬防以春秋傳曰町原防規偃豬者左襄二十五年傳文杜注云偃

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闌地不得方
 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先鄭意此經之豬防二者與彼正同故引以
 為說云以列舍水列者非一道以去水也者說文刀部云列分解也
 廣雅釋詁云列布也國語楚語韋注云舍去也先鄭意水道分布衆
 多泄之外出因謂之列也賈疏云先鄭以舍為舍去之舍後鄭以為
 止舍之舍以澮是寫去水以舍為止水於其中故不從先鄭也云以
 涉揚其芟以其水寫故得行其田中舉其芟鉤也者說文林部云櫛
 徒行厲水也重文涉篆文从水州部云芟刈草也詩靡風載馳傳云
 水行曰涉小爾雅廣言云揚舉也肆師注云芟芟草除田也先鄭意
 涉為行田中之稱豕澮寫水為文以田水既寫去則泥淺可以徒行
 乃得舉芟鉤以去草也國語齊語章注云芟大鎌所以芟草也芟鉤
 即謂鉤鎌所以迫地芟草詳雍氏疏江永云下地之田田中常有水
 足涉水揚舉除草之器以芟之若水盡寫不得謂之涉案江說是也
 云杜子春讀蕩為和蕩者段玉裁云和蕩如滌器之盪搖動而令之
 去也云謂以溝行水也者釋名釋言語云蕩盪也排盪去穢垢也以
 溝行水亦排盪使去故謂之蕩水也云玄謂偃豬者畜流水之陂也
 者後鄭從先鄭說以豬為偃豬而申其義書禹貢熒波既豬孔傳釋
 為渴豬渴偃一聲之轉書釋文又引馬融云水所停止深者曰豬水
 經凍水灑注云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豬宮人注云偃豬謂壘下之
 池受畜水而流之者與此事異而義同凡五溝皆以通水此豬則以
 雍障停畜故云畜流水之陂也廣雅釋地云陂池也月令注云畜水
 曰陂偃詳宮人疏云防豬旁隄也者說文阜部云防隄也隄唐也月
 令季春脩利隄防鄭意隄防所以障止水使蓄於豬而不外泄故經
 云以防止水防字俗作坊經解云坊止水之所自來郊特牲蜡祭坊
 與水庸水庸即蕩水之溝也防詳匠人疏江永云後鄭解防字未確
 此職專掌稼下地凡下地常憂潦田閒之水欲其易出外流之水欲

其不入以豬畜水所以分減內水也以防止水所以堵截外水也匠人云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為淵則句于矩此豬即所謂淵也於溝中作之視其地勢句曲過於矩之處掘深之令水洄復畜聚於此而成淵溝中為淵之處多則田中之水減矣下地常濱大川大澤必為隄以闌之今江南之圍田是也後鄭解為豬旁隄則是陂塘之隄畜水以備灌溉此平原憂旱之地非下澤憂潦之地矣案江說是也云遂田首受水小溝也者即遂人云夫閼有遂是也匠人為溝洫田首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故云田首受水小溝五溝以遂為最小也云列田之畦埒也者莊子天地篇釋文引李頤云埒中曰畦楚辭招魂王注云畦區也廣雅釋丘云埒厓也埒即埒之俗田中為區畛厓畔分列故謂之列說文土部云陸稻田畦也列蓋即陸程瑤田謂即畝亦是也沈夢蘭謂大戴禮主言篇云三井而句烈烈通作列水道也即此以列舍水言三井而一溝也案沈說可備一解但井田之法三夫共一遂九夫共一溝此經溝遂列並出則列非即溝遂也大戴所言與井田溝洫兩制並不相應所未詳也云洫田尾去水大溝者即遂人云千夫有洫是也匠人云同閼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洫溝洫之法始於遂終於洫洫則達川矣對遂為田首小溝言之故云田尾大溝五溝自遂注溝自洫注洫自洫注洫自洫注洫自洫注洫自洫注洫洫而無洫者洫亦岐於溝洫也云作猶治也者說文人部云作起也引申為治作淮南子主術訓高注云治猶作也云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者此破先鄭說也司戈盾注云舍止也後鄭意此芟即下文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之芟謂開遂放水使入止於田畦埒因涉水播揚前年夏所芟之宿草而後可以治田種稻也詩王風唐風並云揚之水箋云波流湍疾洗去垢濁此揚與詩義略同皆激揚播盪之意依先鄭說則田故有水寫之令出而後可以芟新生之草依後鄭說則田故無水放之令入而可以

播揚所已芟之宿草二說迥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殄病也絕也鄭司農說芟夷以春秋傳曰

芟夷蘆崇之今時謂禾下麥為夷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也玄謂將以澤地為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

生者至秋水涸凡稼澤者謂農民於澤地受田而耕稼即角人羽芟之明年乃稼人掌葛之澤農是也云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者

夷唐石經及各刻本並作蕘釋文同惟宋婺州本及明錢求赤所藏宋本宋注疏本作夷與注及薙氏文合今據正此亦謂澤地必先芟

草乃可種稻與薙氏為官聯薙氏夏夷秋芟分屬二時此不分者通言之其義同也注云殄病也絕也者國語魯語云固民之殄病是

待殄即病也又越語云疾殄貧病詩大雅雲漢篇胡寧殄我以旱箋云殄病也釋文瘡韓詩作殄殄與殄瘡聲類並相近又爾雅釋詁云

殄絕也故鄭兼二義為釋凡陸艸不耐濕故可以水病絕之毛詩曹風下泉傳云根童梁非漑草得水而病亦其義也云鄭司農說芟夷

以春秋傳曰芟夷蘆崇之者隱六年左傳云鄭伯請成於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

蘆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杜注云芟刈也夷殺也蘆積也崇聚也先鄭引彼證此經芟夷即刈草義與杜同說文刈部云發以足蹋夷

艸春秋傳曰發夷蘆崇之據說文則許所見左傳古文作發夷據先鄭此注則所見左傳自作芟夷與此職及肆師薙氏諸文同許鄭本

自不同也芟夷互詳秋官敘官及薙氏疏云今時謂禾下麥為夷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也者亦證夷為刈草之義段玉裁云司農

於薙氏曰今俗謂將以澤地為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互相足云玄謂將以澤地為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

病絕草之後生者據月令季夏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明以水殄草必在六月也凡殺草蓋於夏初先芟夷之薙

氏所謂夏日至而夷之管子度地篇亦云大暑至利以疾耨殺草蔬是也芟夷之後恐有復生者故於六月更行水以病絕之故云絕病草之後生者也江永云夏月草盛長乘其水熱殄草之時芟夷之則根易絕明年可稼也案此即薙氏所謂以水火變之也詳彼疏云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者此謂夏以水殄草之後如尚有未殄之草則秋時水涸更芟之此第二次芟也既經水殄復有此二芟則無不殄之草則土亦肥

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云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芒種者賈疏云但水鍾曰澤有故明年可稼也

注鄭司農云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芒種者賈疏云但水鍾曰澤有水及鹹鹵皆不生草即不得芒種故云草所生云芒種稻麥也者說文艸部云芒草端芒種謂有芒束之種也漢書東方朔傳顏注云稻有芒之穀總稱也說文麥部云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來部云

來周所受瑞麥來麩一來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詩周頌思文孔疏引鄭書大誓注云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穀蓋牟麥也案麥

宜於陸地而亦有宜於澤地者故孝經敘邢疏引鄭孝經注云下田宜稻麥公羊定元年何注亦云隰宜麥九穀之苽亦宜澤地經不言

者以苽非常用之穀所種**早暵共其雩斂**稻人共雩斂稻急水者也較稻麥為少文不具也

早暵共其雩斂鄭司農云雩事所發斂旱暵共其雩斂者舞師注云暵熱氣也司巫注云雩早祭也案禮

有正雩有旱雩經云旱暵則謂夏五月六月七月遇旱而雩非四

月之正雩正雩之財用取之官不斂於民賈疏謂旱雩及四月龍見而雩二種雩皆供雩斂非也二雩禮詳司巫疏注云稻人共雩斂

稻急水者也者月令孔疏引服虔左傳注云雩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是雩之為祭兼為百穀而稻為水穀待水尤急故此官特共旱雩

之斂也鄭司農云雩事所發斂者修雩所需財用官不能盡共則斂之民故曰雩斂晏子春秋諫上篇云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

天不雨久矣吾使人卜云崇在高山廣水寡人喪紀共其葦事葦以闡擴

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殆即所謂零斂矣闡擴

禦濕疏喪紀共其葦事者此因掌稼澤并使共澤艸與澤虞為官聯之物也注云葦以闡擴禦濕之物者說文艸部云葦大葭也大

戴禮記夏小正傳云葦未莠為蘆案葦即今之蘆互詳司几筵疏掌蠶共闡擴之蠶注云闡猶塞也將并棹先塞下以禦濕也賈疏云鄭

言禦水之物則在棺下用之或以抗席即是禦土與禦水義乖恐非也案據澤虞注則抗席蓋用蒲不用葦賈駁或說是也然司几筵云

凡喪事設葦席注云喪事謂凡奠也則喪奠自有葦席但非入擴之抗席耳又既夕記有葦苞以苞牲體此共葦事當亦兼共席苞之材鄭不備舉耳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說也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若云荆揚地宜稻幽并地宜

麻疏掌道地圖者地圖即司書大司徒土地之圖職方氏天下之圖彼藏其書此官則為王道之與彼為官聯也注云道說也者

廣雅釋詁同毛詩庸風定之方中傳說大夫九能云山川能說即其義云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者九州形勢山

川所宜若職方氏所述各州山鎮澤藪川浸及畜穀所宜之屬大宰注云詔告也施其事謂施職貢之事與小司徒載師均人諸職地事

義異賈疏云其九州地圖乃是諸國所獻以入職方今土訓乃於職方取九州地圖依而說向王使依而責其貢獻之物云若云荆揚地

宜稻幽并地宜麻者釋文云麻一本作糜李及聶氏亡皮反劉沈皆作麩音紀倫反案注辨土所宜荆揚皆言穀幽并不應論獸紀倫之

音恐非段玉裁云以李聶之反語訂之則當云一本作糜也糜從黍麻聲或省作糜是以誤康程瑤田云此糜字必糜字之譌蓋注所謂

若云者實據職方氏職方荆揚但云宜稻與此注合而幽州宜三種并州宜五種注皆有黍無麻是麻當作麩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麩則通稱黍麩即謂黍二字可互通也案段程說是也

道地隱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地隱若障蠱然也辨其物者別其所有所無

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鄭司農云地疏注云地隱若障蠱然也者

障即障氣出於地也蠱即蠱毒人所為也詒讓案玉篇廣部云障障

癘也古止作障三國志公孫瓚全琮傳日南蒼梧南海並有障氣是

也蠱詳庶氏疏云辨其物者別其所有所無者謂辨地所有善物也

天官敘官注云辨別也善物此有彼無若職方九州之利皆當別而

志之尚書大傳云太子十八日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問其

土地所生美珍怪異人民之所好惡山川之所有無與此辨地物原

其生之事略同云原其生生有時也者原猶察度也墨子非命上篇

云原察百姓耳目之實賈疏云雖是當州所有而生有時也云以此

二者告王之求也者淮南子倣真訓高注云求索也國語周語云阜

其財求此謂王於九貢之外特有所求若春秋王使求金求車之屬

必依地所有時所生也云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者謂其地所

不產及非其時則王不得妄求禮器云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故

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亦其義鄭司農云地隱地所生惡物

害人者若虺蝮之屬者胥師注云隱惡也爾雅釋魚云虺虺博三寸

者大如擘說文虫部云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虺即

虫之借字蝮虺與障蠱同爲地所生惡物二鄭義足互相備

王巡守

則夾王車

巡守行視所守也

天子以四海爲守

王巡守則夾王車者此與誦訓爲官

聯也夾王車者從行備顧問既夕禮

注云在左右曰夾巡守王行在道此官則左右夾王車而行猶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也注云巡守行視所守也天子以四海

為守者說文定部云巡視行兒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傳鄭注云巡行也視所守也天子以天下為守與此注同守字或作狩孟子

梁惠王篇云晏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公羊隱八年何注云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風俗通義山澤篇

云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大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之也白虎通義巡狩篇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

者牧也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文選東都賦李注引禮記逸禮說同此並以巡為循又以守為牧皆別為一義鄭謂所守者即指四海為

王自所守之地言之書舜典為孔傳云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左莊二十一年傳云王巡號守並以守據諸侯守土言之此與

鄭訓同而義小異賈疏謂巡守中含諸侯為天子守土天子自守天下二義非鄭意也巡守年歲詳大行人疏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

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者亦訓道為說詔為告所識若魯有大庭氏之庫般之二陵

注云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者亦訓道為說詔為告也方志即外史四方之志所以識記久遠掌故外史掌其書此官則

為王說之告王使博觀古事二官為聯事也志識字同詳小史及保章氏疏云所識若魯有大庭氏之庫般之二陵者賈疏云左氏傳昭

十八年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注云大庭氏古亡國之君在黃帝前其處高顯案賈引左傳注據服義也杜注云大

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孔疏云先儒舊說皆言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服虔云在黃帝前鄭玄詩譜云大庭氏在軒

轅之前亦以大庭為炎帝也又僖三十二年傳秦蹇叔曰般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杜注云般在

弘農灑池縣西大阜曰陵臯夏桀之祖父此並四方所識久遠之事若後世地志所謂古蹟誦訓所道亦其類也

以詔辟忌以知地俗方憲四方言語所惡也不辟其忌則其方以爲

忌不違其俗也曲禮曰君于行禮不求變俗疏掌道方憲以詔辟忌者此亦詔王也國語

之諫卽此官也章注以誦訓爲工師之諫書之於几失之注云方

憲四方言語所惡也者亦訓憲爲惡也四方各有鄙惡之語爲人所

惡故謂之方憲也惠士奇云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蓋四方

所諱所惡謂之方憲云不辟其忌則其方以爲苟於言語也者辟與

避同韓詩外傳云指緣謬辭謂之苟謂王言若不辟其方之忌則聞

者將竊議其言之苟謬若大戴禮記保傅篇云天子答遠方諸侯不

知文雅之辭是也云知地俗博事也者上詔觀事是博古事此知地

俗是博今事也鄭司農云以詔辟忌不違其俗也者曲禮云入竟而

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注云俗謂常所行與所惡也此辟忌

卽謂方俗所惡故告之使不違引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者證

不違其俗之疏王巡守則夾王車疏王巡守則夾王車者與土訓爲官聯也

周禮正義卷三十